

HONGYI

弘毅

总第169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2-叁

鹿鸣诗社参加学校艺术节演出获好评

5月15日晚，东营市一中艺术节之社团汇演项目在学校大礼堂举行，18个学生社团纷纷登台亮相，展现各自的风采。鹿鸣诗社作为二月文学社的一分子，社长卢佳晗、副社长武永鑫组织13名同学，吟诵了鹿鸣诗社的社歌——高雅大气的《诗经·小雅·鹿鸣》，赢得了师生观众的阵阵掌声。



社团展演项目是由学生社团完全自主筹备、组织的一场演出。诗社和文学社的同学们克服了排练时间紧、吟诵基础弱等困难，利用课余时间加紧练习，最终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欢声相伴，笑语盈门。5月18日晚，在文学社活动室，文学社指导教师胡爱萍为文学社、诗社参加社团展演的同学颁奖，表彰他们在紧张的学习间隙，认真准备，圆满完成艺术节任务。





浓情五月话感恩

2021级28班 杨淑璠

五月，我们迎来了人世间最亲切的节日——母亲节。

母亲给予了我们生命，母亲哺育我们成长，母亲扶我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母亲教我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孟母三迁”，成就了儒家文化的亚圣孟子；“岳母刺字”，成就了青史留名精忠报国的岳飞。冬奥会上，谷爱凌的奖牌离不开母亲的执着与坚韧；航天英雄王亚平出舱后第一件事，就是兑现一位母亲与五岁女儿的约定。

每一条小路都有它的起点，每一条江河都有它的源泉。成长路上，陪伴我们的，不只母亲，还是恩师。传道授业，谆谆教诲，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阳光雨露。

餐厅里，宿舍中，教室里，走廊上，老师的关爱与帮助无处不在。晨曦微露时，老师们便已在教室等候我们的到来，夜幕深垂时，老师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影来到宿舍，督促我们休息。军训期间，是老师帮我们细细缝补衣物；生病时，是老师连夜开车将我们送进医院并陪伴在侧；耽误的课程，是老师

牺牲休息时间帮我们一一补回；考试失利后，又是老师给我们分析试卷，解决问题，引领进步……老师啊！您用爱与行动，滋润我们茁壮成长，您对我们的培育之恩，胜似母亲！

在市一中生活数月之久，我感受到了学校如母亲一般爱的润泽。行走在樱花道上，赏落英缤纷，绿树葱茏；徘徊于智慧门下，学习真知，领悟真理。市一中以母亲般的胸怀接纳、包容我们的缺点，以母亲般的付出，雕琢着我们这一块块秉性各异的顽石璞玉。一中的校园文化，陶冶着我们的情操，这座文化圣园，激励我们成人成才。她还要以母亲般的关切，目送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是我们一生的骄傲，爱与温暖永在。”在这里，我也要衷心地说一句：“谢谢您，母校！”

我们是五月里盛开的鲜花，爱的阳光哺育我们成长。生逢伟大的时代，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诺言，以成绩回赠父母、老师、学校和社会，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指导教师：李姝】



2022年5-6月
(总第169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王祎璨

副 社 长：秦崇皓

本期审读：秦崇皓 张晨玥 盖一林 王潇晗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浓情五月话感恩 杨淑璠

情感地带

4 重 逢 了 了

5 念 家 虚 鱼

7 小院老屋 张晓楠

8 阳光的归宿 张皓天

成长季节

10 郎骑竹马来 墨 灰

12 青州古道赠远人 君 书

13 与时间赛跑 蒋卓群

静听世音

15 时之殇 商宸源

17 最美不过人心 尹琮皓

18 城市奋斗者 张云淞

19 羽生结弦，你就是风暴 成宜航

书边人语

20 论考场作文“浮夸风” 林 檉

21 中国人失掉了想象力了吗 解语博

23 纵然前路艰险，莫忘人间烂漫 江 秋

24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刘亦莹

思想碎片

25 疫情这堂课 马永晟

26 乱麻、花岗岩，我是个好人 单子豪

28 当我谈网络时我谈些什么

33 时间啊时间

34 问 山

呦呦鹿鸣

9 孤 独

36 把风声留给你

36 与友人观燕

36 铁 水

37 我 们

37 春

37 名 字

53 十字路口

小说榜

38 记忆，归零

40 梦终焉碎

41 归 尘

48 一加一等于几

50 不需要眼泪的夏天（下）

戏苑新声

54 李后主感故赋词

长篇连载

57 公寓（一）

在大学

29 黄师四年，我这样走过

31 大学生和纸沙包

单子豪

季裕晗

李晓彤

琉 璃

煜 墨

张福祥

孙知勛

岳琪庚

王鹤为

星 辰

徐瑞喆

闫 平

席德佳

席德佳

碳酸钙

零柒贰八

流 火

秦崇皓

刘雪雅

丸 泥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重逢

2019级19班 了了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很久没见一个人然后又见到了的时候，恍若隔世。

——题记

今天是周四，刚下过雨，空气略潮湿，很清澈。桃树、梨树的花瓣被雨水附着，逐渐禁不住重量，飘飘然而下，有点像陨落的仙子，优雅地谢幕。这样想着，我加快了去高一楼的步伐。

来这里，是为见一个人。一个曾经非常熟悉却许久未谋面的人。有些忐忑，有些激动，不知道此时他在不在。

“岁月流转，留下无数拔节的美好，正是成长的迷人之处。”熟悉的楼，熟悉的走廊，熟悉的台阶，熟悉的教室，不熟悉的人，他们笑闹着。这场景属实让我恍惚，有点像两年前，只不过此时此刻，我已经是一个观望者。

一口气冲上四楼，奔到那间熟悉的办公室前，扒着窗户悄咪咪地往里瞅。哟！那不是嘛，“小土豆”老李！一瞬间，忐忑的心逐渐沉静下来，熟练

地拧开把手闪身进去，一抬头就对上了他的目光，温润、亲切。我感觉有点好笑，他一定认出我了，一个曾经很烦人且很倔的学生。

“你怎么来了？”他边问边放下手中的筷子，碗里是油亮亮的大米饭配胡萝卜和土豆。“想你了呗。”我随口答道，似乎分开没多久的样子。只是看到他，就感觉时间和我开了个玩笑，好像他离开的这些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我们才刚刚见过面。亲切的面容，不变的穿衣风格，圆圆的脑袋，秃秃的脑门，一切一切都太熟悉，熟悉到模糊了我的视线。

不仅仅是外表没变，他依然还是之前那个“高考专家”。寒暄了没几句，他就问我的成绩。听完我不算亮眼的成绩后，他用一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表情笑着给我分析：“我就说吧，你那个时候……我就跟你

说不行，你看高考……”絮絮叨叨说了一堆，感觉真的句句在理。他说的问题我都有，他说的建议我都没做，唉，早知道当初就该听劝，可是哪还有“当初”啊，有的只是四十天以后的高考。有些事回不去是真的回不去了，又不是拍电视剧，一遍不行卡了重来，实在不行找替身。毕竟人生是自己的，你是上天精挑细选的主角，演好演坏全都自己说了算。“让我们泰然自若，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莎士比亚如是说。

回过神再看看眼前这个“小老头”，时间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太多，他仍旧意气风发，做自己的高考专家。

还记得他当时走得特别潇洒，最后一节课过得极不平常，听同学们说起才知道，他已经不教我们了。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现在。大概有300天的时间吧，我记

不太清楚了。他一反常态，有些深情地回想到：“其实那个时候真舍不得你们班，最后一节课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说我要走这件事。最后想想还是算了。”在他有些落寞的语气中，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像在宣泄压抑了很久的情绪。明明是相处了快两年的师生，老师说就走，谁心里能不起一丝涟漪？

外面有吃过饭的学生陆陆续续回来了。他问：“你吃饭了吗？”我说没有，他便要起身给我洗西红柿，我忙拒绝，不想麻烦他，转移话题，打趣道：“老师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不

营养，记得之前你都是吨吨吨地灌牛奶的。”他反驳道：“怎么不营养？我吃得可是全办公室最营养的，你看，有胡萝卜、土豆和米饭，用豆油拌的，可有营养了。”好吧，他还是之前那个“营养专家”，一点没变。

说了这么多，这么久，最后还是要告别的。临走，他抬头用关切的眼神看向我，祝福说：“等你的好消息。”我会心一笑，心里泛起层层波澜，看他继续埋头吃那已经凉了的饭，转身有些不舍地离去。出了高一楼，回到高三楼，似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时间啊，空间吧，总是让人捉

摸不定，难以预料，一个不注意，青春就稍纵即逝。

《老人与海》歌词里说：“海的爱太深，时光太浅。”也许任何物质都经不住时间的打磨，也许将来我们都会遇到更多。但在这里，在琅琅的书声中，在依依柳枝旁，在片片落花里，美好的记忆永远熠熠生辉。

“没有不能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归来。”约翰·肖尔斯如是说。也许有些东西从始至终都不曾失去。



念 家

2019级11班 虚 鱼

我坐在书房里学习，房门半掩。忽然，妈妈和奶奶的说话声悄悄溜到了我的耳边。凭借话里“含威不露”的棱角和拐弯抹角的语气，我料定这又是奶奶打算周末回六十多公里外的老家看一眼，于是来跟她儿媳妇说一声。

“回去这一趟又是干啥啊，娘？怪远的，来回道上又麻烦，您年纪不小了，还晕车啥的……”妈妈的话里透露出不快。

“没事，家里的院子里还有点葱，我给回去拔了……家里的被子也该晒晒了……再回

去给孩子（我弟弟）买点丸子吃去……”奶奶的理由很充分

听着她们婆媳的碎语，我的思绪随之飞走了。

自古以来，“家”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常言道，家是生活的港

湾，是情感的寄托，而这些大道理，小时候就听过的我直到长大后才略解一二。

小时候呢，我只当家是一个能看电视、玩电脑，是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地方，我所眷恋的是电子游戏和父母，而非家本身。面对着家里摆的“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我只看着上面那龙行蛇走的线条而感到新奇，不解其中滋味。

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人是会长大的。当然，世事也是会变迁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姥姥那天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姥姥是得白血病走的，人走得急。那年4月份的一天，自感有些过敏症状的姥姥跟妈妈去滨州看病，却偶然也必然地被确诊绝症。自此开始了一年多来的寻医问药之路，直到她去世。那一年里，姥姥去了天津、青岛，也来过我家小住，

但却从没再回过家——因为她免疫力太差，而村子里的感染源太多。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在家里的老房子改造之后，姥姥却因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来不及看一眼家里。奔丧的那天，我头一次见到翻新的房子，仿佛看到姥姥颤颤巍巍地从屋里走出来，又想到我那着急回家的奶奶——我的姥姥那无理由的同等急切与无奈——我潸然泪下。

亲人的离世给我的念家情感埋下了一颗种子，它在我心里潜滋暗长，而随着我人生经历的丰富，它终于在一天里长成了禾苗青青。

学过两年竞赛的我，有着一些独特的体验。我曾品鉴过千百年来游子对月相邀的那杯浊酒的滋味。刚开始外出培训时，我很享受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后来，在吃过200多顿外卖之后，在蜗在小房间里刷手机终于恶心了之后，我忽

而想到了家里的饭菜、我的小床和父母——但他们都在千里之外。“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抬头向窗外看，呼啸而过的轻轨在华灯初上的背景前划过，楼下的夜市叫卖声不绝，这里繁华尽有，又何尝与我半点相关？清风明月淡酒可懂我？于是乎，我也开始珍视我那不完美但温暖的小家。

念家情，真是一湾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溪流，它汇入了中华文明千年来奔涌的历史长河中，又水到渠成地流入了我的心。念家之情，初不识，后又放不下。

突然，一阵开门声惊扰了我的思绪。回过神来的我听到奶奶正要下楼回家去了，而妈妈还在“穷追不舍”。我赶忙起身走出房门，我要劝妈妈几句话，我要祝奶奶一路顺风。



小院老屋

2020级19班 张晓楠

我们回到乡下的外婆家摘蔬菜。村中屋墙上是鲜艳的宣传画，道路也不再坑坑洼洼，我感到那个我熟悉的地方正离我远去。走进外婆家的小院，踏上布满青苔的残砖甬道，轻轻推开落满灰尘的屋门，一股熟悉的气味立刻唤醒了我的记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在此度过的时光。

车行到外婆门前时，院中三人合抱粗的树总是一下子映入眼帘。外婆听到车声，挖掌着沾着面粉的双手，顾不得解下围裙，满脸欢喜地出来迎接我们。外婆和我在一起时，总喜欢把我搂在怀里稀罕着，这些场面让我难以忘记。

院子里是一小块方地，地不大，却能在冬天给我们足够的白菜，夏天给我们足够的西瓜。几年前，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童趣的夏天和温暖的冬天。

院中那一方不大的菜地是我“创作”的地方。夏天的土松松软软的，温暖又潮湿。我常常从工具堆里挑出一把趁手的瓜铲，一下下挥铲，一次次扬

土，土落到了我的头发上、衣服上。释放完激情，眼前出现一个坑和一堆土，我又找出一个残缺的搪瓷碗，先将土分成几小堆，再将碗倒扣在小土堆上，然后用力把土拍结实，一个“馒头房”就开张了。小孩子的情绪是多变的。我和伙伴分到“馒头”后就各自搞“创作”，意见不合时，这些“馒头”就成了我们发泄的牺牲品：松软些的“馒头”被彻底毁掉，过于结实的也变得残损……玩着闹着就又和好了。之后，我从瓮里舀一瓢水倒在坑里，水不够，我便又回去取，被外婆看见，她扬起笤帚来假装要打我，嘴上说着不让我浪费水，但她还是喜欢看着我这样捣乱。水足了，坑变成了“池塘”，水好清啊，我忍不住把脚伸进去……傍晚，蝉声吸引走我的注意力，小院里只留下了一片狼藉的“创作地”。

冬季的早晨，屋檐上倒挂着长长的冰柱。我伸手去掰断一根放在嘴里品尝。“咦，啥滋味也没有。”我打了个寒颤，赶紧吐出这冬天的“冰棍”。

早饭后，我穿着外婆新做的花棉袄，晒着阳光做寒假作业。整个村子很安静，细听，只有外婆在身边穿针引线的声音。

“外婆，我这棉衣够了，不用再给我做了。”

“我知道，这是给你娘做的。”

阳光慢慢上移，终于到了中午。风箱向炉灶里吹着气，火焰烈烈地燃着。很快，白瓷盘里的炸鸡和年糕从白汽中端出，我连忙摆好板凳，坐在饭桌前，等着开饭。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的饭菜都有着特别的香味。

夏天的乐趣在小院泥土里，冬天的温暖在一日三餐里。如今，我很少有机会走进那个小院老屋，不能坐在院里吹晚风，不能看着外婆一针一线做棉被棉袄，更不能找出我的瓜铲挖坑蓄水，但那段时光永远存在我心中，供我时时忆起。



【指导教师：朱卫卫】

阳光的归宿

2020级30班 张皓天

中秋，几场雨后天气陡然凉了下來。阳光却难得的明媚。奶奶望着日头，开始张罗着缝晒被子。

秋日里触我人心弦者众，我感叹于萧索与壮美共存的独特意境，我艳羨于高远明丽的天穹。然而我印象至深的，永远都是那些饱浸了阳光的下午，我看着奶奶穿针引线，把阳光一点一点，揉进棉花和针脚。

拣一个明媚的下午，两三点左右。在东南屋，奶奶打开木柜子，拿出纸糊的针线筐箩。一条被子平摊在大床上，棉花已经絮好，厚实实，软囊囊的，有一股棉桃子里带出来的清香

味儿——这是奶奶托人从老家捎回来的新棉花，“陈年的棉花，不暖和。”奶奶如是说。捋一捋棉花，揪一揪布角，奶奶戴上她的老花镜，盘腿倚在床头，把一根线放在嘴里濡湿，线头捻尖，面向窗台举起一根针，对着斜照进来的阳光，纫针。那线头在针鼻处左右躲闪，不肯就范，奶奶眯缝着眼，一次又一次的试着、纫着。终于，捻细的线头妥协了，乖乖穿进了小巧的针鼻，她捏住线头一拉，一根细而长的线款款地延伸而出，牢牢地固定住。

纫好了针，奶奶扶一扶老花镜，推一推顶针。两指捏住

针一刺，针头没入布面，上挑，一点银光复从布面透出。她松开手，捏住透出的针头，右臂长舒，引出一条长线——那长线在阳光下颤动着——我甚至能清楚地看见那些细微的绒毛。当这长线落下又引出，一个个针脚留在了被面上。奶奶的手翻转如花，那针线起落如飞，一个个细密的针脚铺成一条白色的小径向尾端延伸。除了针穿过布面的哧哧声外，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沉默在秋日下午两点的阳光里。

如果将时间定格在此刻，桌上的一瓶菜花黄，正努力完成第三片花瓣，显然工作已接

近尾声；那烂漫的水仙，不管合不合时宜，趁着屋内的温暖肆意开放；悬在窗棂上的一串风铃，此刻告别了风的轻吻，安然睡在秋天的梦里——意境在阳光里悄然构建，所有的安宁仿佛都在静赏这寓所的东南角正进行着的艺术表演。阳光缓缓地淌，水一般的，在窗帘细碎的流苏上盘绕，顺着花岗岩的窗台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在大红牡丹的被面上迸溅。一朵阳光在奶奶的耳畔跃动，她沟壑深重的脸也沾染上金色的光芒——此时的奶奶，不再像那个朴素的农家老妇，凝视她

笼罩在暖色调的背景光下的身躯，她那庄严的面庞，微微眯起的双目，宛如文艺复兴的人物画，使我联想到——圣母。

奶奶并不知道我的心思，她不知道文艺复兴，更不知道什么圣母。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对付手中的棉被，只知道这床棉被会成为她的儿子或孙子整整一个冬天的温暖。此时奶奶已经把被子缝好，她轻轻拍打着被面，空气里顿时腾起无数细小的微尘，在光下舞蹈。

奶奶把被子抱到楼下去。她在两栋楼之间拴了一根长长的铁丝，作晾晒之用。被子搭

在铁丝上，奶奶手持小笤帚，扑打着被面，掸去附在上面的棉絮和线头。于是又有大团的阳光溅落，惊起一片欢乐的水花。嘭——嘭——嘭，这闷响，竟分外好听。古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之句，而今可谓“窗下无尽阳，寂听掸被声”。

听了十个秋天的掸被声，我忽然意识到，不是奶奶把阳光缝在了被子里，而是阳光在棉被的针线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指导教师：王青霞】

孤独

2019级7班 琉璃

泰迪熊躺在地上

仿佛在对我说：快来捡我

我走了过去

那个瞬间

世界只剩下我和泰迪熊

还有虚无般的灰色和深渊般的黑色

我伸手去碰那只泰迪熊

却碰到了冰冷的石膏

一梦乍醒

我睁开眼睛

对着白色的墙壁

发觉自己不知何时

已是泪流满面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千里，
两小无嫌猜。

两小无猜

郎骑竹马来

2020级 秦江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李白《长干行》

一天傍晚，小添不知从哪找来一块漂亮的红纱。“江江，”他把红纱塞到我手里，蹦跶了几下，兴奋地说，“你盖上它躲起来，我去找你。”

“盖什么盖，大夏天怪热的，直接躲不就好咯。”我说完就要去躲，不想接他手里的红纱。“我去了——哎哎。”

“不行，”他强行将红纱塞到我手里，“拿着拿着！”

“去那里躲。”他指了指院子里的大罐子，神秘秘，

“江江你躲去那后面，我一会去找你。”

“躲猫猫呢，都给我指定

好了位置了我还玩什么。”我虽然这么想着，但依旧乖乖地去了那个大罐子后面。

当时天色刚刚好，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映衬着漫天的红霞，半落不落的太阳轻轻地用云彩盖住自己的半边脸，仿佛不忍心看到什么。几只小鸟在屋檐上争先恐后地啄着一朵朵棉花糖一样的云朵。我盖上红纱，托着腮，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一个打，一个追。

“驾驾驾！”突然一阵声音从大罐子后面传过来——小添以极其诡异的姿态，骑着一根竹子跑了过来。他一过来就

掀掉了我头上的红纱。是的，你没看错，是（粗鲁的）掀掉，不是（唯美的）掀开。

“今天幼儿园的老师提到一首诗，郎骑竹马来。我骑着竹马来了，还掀开了你的红盖头，那我算不算你的‘郎’了呢？”他瞪着天真的大眼睛，在落霞之中歪头问我。在蹲着的我一抬头看来，他像是靠在了夕阳上，笑着低头看向我。一切都美好极了。

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对此哈哈大笑，而不是像小时候一样，瞪着同样天真的大眼睛，开心地回一句：“是吧。”

于是那天傍晚隔壁李婶婶就看见,两个半大不大的小孩,手拉着手,一起走向沙坑。其中那个小男孩手上还拿着块红纱。“哟,小添这是牵着你的小媳妇回来的?”李婶婶拿着簸箕笑道。

“是呀是呀,”小添拉着我继续往沙坑里走,“我们已经成亲了,现在要去建一个房子呢,李婶婶不聊了,再聊房子建不完了!”

所以我们就在沙坑里堆了一个极丑的土坡。嗯,难以言表。

但是当时兴致冲冲的我们一把土一把土地往上堆着,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突然冲着小添叫了声:“弟弟。”

我向天发誓,这个“弟弟”在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今天老师说要讲礼貌,你比我小,我应该叫你弟弟。”我一边挖土一边说。

“嗯……”他拿起铲子,从地上铲起一把土,一下子扣在“房子”边上,“看,这是我们的宝宝,所以你应该叫我孩儿他爸!”

我“呸”了声,丢掉铲子就跑走了,“弟弟再见,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虽然我并没有听见我妈的呼喊。

晚饭后,小添用红纱包了一堆小石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拿刚刚“成亲”用的“红盖头”装石头),到我家来俏皮咪(自认为)地跟我说:“江江,我发现了咱家附近的小池塘里有小青蛙,咱俩去看看吧!”

“好,去吧。”妈妈说,“别靠太近把衣服弄脏了。”

我们提着那包石头,掂着脚尖向小池塘跑去。

夏日的晚上,小池塘旁边清凉的很。两棵巨大的柳树枝条间,摇出一颗颗小星星。蝉叫声很有规律,可青蛙就不是了,呱呱呱一会一声,听不出什么规律。小添掏出一颗石头,往里头一丢,青蛙们显然乱了阵脚,开始叫得愈发混乱。我们捂着嘴巴偷笑。

我还没丢,就听见了小添妈妈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姓张的小屁孩,你给我滚回来!”

“怎么了?”我低声说,

哪怕小添妈妈一定听不见。“谁知道呢,你先玩着,我一会就回来。”说完他就一颠儿一颠儿的跑走了。

我也丢了一块石头,听着青蛙混乱的声音,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就往回走(显然忘记了什么)。

从小池塘到家这么短的距离,我听见了小添鬼哭狼嚎的声音传来,以及小添妈妈愤怒的声音:“老娘结婚用的盖头你小子给搞哪里去了?!”

我打了个哆嗦,想到了什么,飞也似的跑回去,从小池塘边捡起那块已经湿了一半的红纱,带着几块石头,从小添院子门口丢了进去,又飞也似的跑走了(如果能重来,我一定制止住当时的自己,你可别再刺激小添妈妈了,她都快气疯了),边跑边听到一阵阵怒号:“啊啊!你小子别跑,老娘弄不死你不姓王!”

反正据我的记忆小添第二天还活着,只是有点鼻青脸肿。

以后的某一天我突然问他:“你妈现在姓什么?”

“我妈一直都姓王啊?”他疑惑地说。

青州古道赠远人

2021级2班 君 书

从青州博物馆离开时，我在自助售卖机前带走了一枚银光闪闪的纪念币，温润汉玉璧，金榜状元卷，对着阳光举起右手，眯眼欣赏那列红色的“第一甲第一名”。阳光从指缝漏下，像是在金灿灿的祈愿池里寻宝。我把我捞到的宝藏妥帖地收起，心情雀跃。

两三人合抱的行道树在数十米宽的路的上空织出一条绿缎，胖胖的灰喜鹊在叶间吱吱个不停。走在摊贩之间才发现有人申请加我为好友，扫了一眼，19级，目标是山大汉语言文学，这种大佬怎么会找上我？不过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应该可以去向她请教吧？我一头雾水，犹豫片刻就同意了。

在后来交谈中的种种表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

在此正式介绍一下，四时，我那长于诗歌、散文的师傅，温柔敏感，爱笑要强，语言细腻的漂亮姐姐，“永远为文学

而狂，便永远是少年”的少年。

现在想想，其实倒也没什么机会好好接触，见面的次数甚至两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放学后在网上匆匆交谈两句才是常态。她身上的确有一种让人想要亲近的人格魅力。正因如此，每次看到朋友高兴地和自己的师傅讨论问题，我内心的失落都会被不断放大。

没有关系的，我开导自己，师傅上了喜欢的大学后有的是时间给我补基础，讲平仄，而现在她要高考，高考当然要被放在前面，她应当安心备考，我不能去打扰她。

她应有光明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被我所拖累。

我任性，应当收敛。

一边收敛着性子一边期盼着下一次的相逢，于是一年已经快过去了。

外面的阳光肆意热烈地洒向人间，一如青州的那日，而我担心着她的心里是否又在下雨。

她生日前夕，我在家翻出了那枚纪念币。工整的小楷，像她的字，亦如她的人，认真而勇敢，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师傅呀，你说你的徒弟是最棒的，可是我觉得“最棒的徒弟”的充要条件，是有一个最棒的师傅啊。

这个纪念币也并非从片片碎金里打捞的宝藏，我从阳光里接住的，是被太阳祝福的你啊。

这个纪念币带给我的，是与你相遇的机缘巧合，是你带给了我进步的成绩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把它送到你的手上啊，期望它可以给你带来好运与幸福。

河畔莓砖涨痕添，汉白玉桥明月夜。青州古道车水马龙，岸花汀草古木擎天。我要把那与你相识的青州盛夏赠给将要远行的你，愿你能在你想待的城市里，与你所期盼的浪漫未来拥个满怀。



与时间赛跑

2020级25班 蒋卓群

阳光透过树叶照进教室里，照在课本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小学语文课本上的题目分外醒目——与时间赛跑。

课文只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作者每天放学都会走很久，天黑才回到家，可有一天却突发奇想，要与时间赛跑，于是他奋力奔跑，在日落前回到了家。他跑得气喘吁吁，却在看到落日余晖时满足地笑了。明确的主旨没能被我注意，我侧脸趴在课桌上慵懒地看向窗外的风景。

直到语文老师的大嗓门在耳边响起，我赶紧坐好时，她

已站在座位旁的过道，满脸期待地对我说：“以前班里有一个长得很像你的同学，他在学完这篇课文后变得爱惜时间，后来不起眼的他考了全班第一。”到底有无那样一位同学我无从得知，但老师对我的建议和期望却是真情实感的。那时的我虽未理解，却也没有忘却，它像种子一样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发芽，悄然成长。

光阴荏苒，昔日的小学生带着家长、老师的期待，却没有带着良好的习惯走进了初中大门。不出所料，我的成绩也失

去了小学时的光辉，变得黯然失色，那洒进教室的阳光也暗淡了，仿佛有那么一抹浓雾怎么也照不透。我依然没能意识到韶华之贵，放任大把大把的时光蹉跎在虚无的消遣和徘徊之中。走路拖拖拉拉，作业也总不能按时完成。我陷入一片灰暗的世界里。

在惨淡的成绩笼罩下，父母的焦虑也油然而生，我被送去了五花八门的辅导班，在各式的监督下，勉强着完成各科学习任务，艰难地维系住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但我的内心却没有丝毫快乐，阳光再也

难以冲破心门，昔日的那颗种子也似乎在严酷的寒冷中冻结了。因为对时间迷失，失去了对一切的控制，又难免失去了对一切的珍惜、对一切的热爱。

不知不觉，我伴着初中的迷雾步入了高中。这似乎唤醒了我。先唤醒我的是同学的读书声。军训时，我在宿舍住宿，习惯了懒散拖沓的我早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睡懒觉成了日常，但当阳光照进房间后，同学却不是这样，他早已收拾妥当，坐在床上，手捧课本，大声背诵，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刹那间点燃了少年的我内心深处的斗志。我翻身下床，也手脚麻利地刷牙洗脸。清晨的阳光灿烂又柔软，抚尽了我脸上因失败而有的泪痕，也洒进了我的心田。窗外的树叶轻轻摇曳，鸟雀于其间穿梭欢唱，艳

如骄阳的歌声冲散了我的失落，心中那颗僵冷的种子开始发芽。

开学后，更多自觉早到晚走坚持自习的同学用沙沙的写字声把我继续唤醒。我激情澎湃，加入了他们。于是，深夜的教室里有了苦读的我，明亮的过道上有了奔跑的我……在那一刻，心底的那颗种子彻底扎根，开始长叶、抽条。又是一节语文课，多年前的那段记忆突然涌入脑中。那期待的眼神，那书本上的课文，那年绚烂的阳光……我心里的花刹那绽放。那一刻，与时间赛跑的意义悦然清晰，变得不容置疑。时光流走不息，为什么不能趁它没注意时多做件事？

在无悔的努力和持续投入后，我摘得了应有的果实。纵使头发掉了一把，眼中充满血丝，但当我看到自己的期末成

绩时，还是觉得值了。涌上心头的不只是如愿以偿的欣喜，更有尘封的记忆。晚自习放学的路上，我给小学语文老师打起了电话。夜风吹得我发抖，不但是身体，连心也在发抖。依旧是熟悉的声音和语调，听到这个，当年的记忆越发清晰，我仿佛又看见她温暖的笑容和期盼的眼神。听完我的述说，她沉默良久，说：“以后我再讲这篇课文，想再劝别人，就不用再假想目标了，因为，这故事已经真实存在了。”

我努力抑住脱眶而出的泪水，透过眼镜片上的雾气，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天明亮的阳光，我仿佛才明白了老师的深意，我仿佛才真正读懂了那一篇短短的课文——与时间赛跑。

【指导教师：谢鹏娟】

沉吟低徊久，
忽惊春意浓。
晨雷催虫醒，
细雨染花红。
新叶三两片，
情思千万重。
莫负春光暖，
乘风登苍穹。

2019级21班
魏临夏

怀
思

时之殇

2020级25班 商宸源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如今又到哪里呢？”这是朱自清对时光飞逝发出的感慨。反观自身，我们的日子又何尝不是一去不复返呢？面对匆匆逝去的时间，究其如此匆匆逝去的本因，竟是我们自己对它的冷漠。

林清玄《和时间赛跑》中说道：“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正因如此，所以探讨已逝去的时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每一个当下是怎么

在我们手中溜走的。从早上被闹钟叫醒，到晚上进入梦乡，我们每日的生活也就是机械化的重复，昨天，今天，明天，日复一日在这乏味的重复中度过。而面对这机械化的生活，我们的态度也只会是消极的，“熬过这几天就过周末了”“再过一周就放假了”，在这种以放假为时间节点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时间又怎会不匆匆流走呢？若是不想沦为社会的工具人，就要每日提醒自己，向自己发问，今天的自己是否过得充实，别让时间在自己的漠视中荒废。

除了对时间荒废的放纵，我们也常以另一种方式加快时间流逝的步伐。连续不断的时间被不断划分，时间逐渐被我们自己粗化。七天为一周，四周就是一个月，十二个月就是

一年，时间的尺度被我们大大地扩大了，而纵然生活无味，工作重复机械，日子日复一日地难熬，但日子你仍然要一天一天地过。

当我们不断地放大时间的尺度时，我们对时间的流逝，也越发难以察觉，当我们对每日的光阴漠视时，时间也就更加不顾我们感受地溜走了。当时间不断被我们粗化，漠视，我们所感到的那种时间匆匆逝去的恍惚感也更为强烈，对于时序的紊乱感也更为严重。当你感到时间匆匆时，不是因为时间加快了步伐，而是因为你之前从未察觉它的悄悄溜走，等到回过神来，大把的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朱自清老先生也曾提到他对时间匆匆逝去的感慨：“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朱自清老先生即使是算着日子，日子也从他手中溜走了。倘若我们仍粗化时间，漠视时间，那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也就在这恍惚和紊乱中度过了。

时间匆匆流逝自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漠视，而更为残忍的是，时间始终在不断流逝。有时，我真的会愿意去相信一些讲述时光倒流的电影，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是如此无奈。

不知从何时起，我家就挂着一本老日历本，就是365页的那种撕历，一天一页，平日里黑色，周末为红绿，除了公历日期，还有农历节气，每日运势之类的。每天早上，我家从不撕掉，只是用夹子将旧页翻上去夹起，当夹子很难夹起时，我知道这一年快要过去了。每当我发觉已经几个早晨没有翻那本老日历了，就会生发一些对近日在时间中奔走的感慨。我知道，我不只是忽视了那本老日历，也忽视了这段时间的流逝。

时间像沙子一样，我想握紧它，它却从指缝中流去。即使在叶落的一瞬间，我的时间也随之逝于净土。

英语中有个很口语化的短语，将人在时间中奔走的匆忙，比喻成绕着钟表周转的指针，分秒不停。而我认为其区别在于，指针时刻指向时间，而人与时间却背道而驰。我们形容时间飞逝的短语往往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一类的，而无论是箭亦或是那匹白马，都远不及时光的逝去速度，而那匹白马在时光中成长为一匹老马时，又能否识得归途呢。

时间飞逝，当初的诺言终会变成落言，当初牢不可破的羁绊也终会被时间在其中竖起一道可悲的厚障壁，曾经的一切经历都沦为回忆。

少时读少年闰土，天真有趣，对于文中隐约的身份关系丝毫未察觉，只觉得那些有趣的经历十分珍贵，感动于鲁迅和闰土之间的友谊；等到读了《故乡》，知晓了这个故事的完整面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既感慨于鲁迅对这悲

哀的社会现实的描绘如此真实，文章中“可悲的厚障壁”一词将那种友谊随时间消散的悲哀与那种隔阂的难以打破描绘得淋漓尽致；又感慨于那个当年的自己的一去不复返。那个无知但快乐的自己和现在这个浅知却恍惚的自己都是我自己，而现在的这个自己却更向往当时的那个自己，正如故乡篇尾说的那样，鲁迅和闰土的故事可悲，但宏儿与水生之间的友谊却可期。被时光磨去的轻浮与童心，都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任时光匆匆流去，精神不灭，心灵不泯，缘分不消，皆生生不息。

纵然我们应多细心留意时间，一天一天地过日子，但时间也终会匆匆逝去，且会带走很多东西。在这不可逆的规律中，我们应背向时光的流逝，逆流而上，继续前行。已去之浪不回流，已去之时不再来，我们要把握住每个当下，让时间走得慢些，再慢些……

【指导教师：谢鹏娟】

最美不过人心

2021级37班 尹琮皓

山川秀水，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然而，我却始终坚信源源不断的、润泽人心的美来自人本身。

放学了，楼道里漆黑一片，怎么也看不清台阶的轮廓。我只好摸索着，试探着，一点点地向下挪动。幸而前面有一位老师，我随着他的脚步得以走得略微顺畅些。老师走下台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攀着扶手的我说，“慢点，还有两层”，“好，还有一层”。我走得很慢，但老师始终耐心地指引我一级一级地走下台阶。老师知道他的身后有一个学生，他愿意停下来引领这个学生走出黑暗。我看不清老师的脸，但我会记得我的前方曾经有过一个伟岸高大的背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恩师德莫不若此。

走在校园中，路过一个草坪，一群人正围在草坪周围。我探身一看，人群中央躺着一只通体黄色的小动物，一动不动。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议论着这只奇怪的小动

物。突然，一名女生上前用手托起了它，随之惊喜地喊道：

“它还活着！我们快把它送去门卫室吧！”寒冷的冬天，它或许饥寒交迫，晕倒在了冰冷的大地上。如果不曾被人发现，或许它会在冷风中痛苦地死去。不知它是否获救，抑或是终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在它的生命中，有过一个把它轻轻捧在手心，用手心的温度温暖它瑟瑟发抖的身躯，为它的安危而担忧的女孩，它大概会感到幸福的吧。

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傲视群雄，难能可贵的是怀有一颗仁爱之心，给予其他弱小的生命以同情与怜悯，尊重与爱护。

踏上回家的公交车，拿出包中的作业，突然车灯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我想大概是司机师傅为了安全起见吧。但我不忍心浪费在车上宝贵的时间，于是我借着窗外路灯投下的晃动的斑驳的微光，尽力地分辨着每个字。一束明亮的光线突然从一侧照来，转头，我看到

光线后的那张女孩的盈盈笑脸。带着感动，我奋笔疾书，又时不时向她那边偷瞄几眼，我分明看到她的书页比我的暗了许多，她似乎尽力地将手伸得离我更近一点。20分钟的车程，她就一直为我举着手电筒，一动不动地举着。

回到家，母亲面带笑容地说：“来，我为你买了你喜欢的炸串，快来尝尝！”我满心欢喜地拿起其中一根，却惊诧地发现这竹签竟没有尖。我奇怪地问母亲，母亲说是卖炸串的叔叔特意把尖削掉了。这根没有尖的竹签，此刻却戳中了我的心。叔叔看似多余的举动，削去的是危险的刺人的竹签尖，留下的是汹涌澎湃的温暖与感动。

爱如潮水奔涌，也如静水深流。人性中的温良与善意，总能使我们陷入温暖的漩涡之中，体会到生活中的美好与幸福。愿我们都能够怀有善意，热爱生活，拥抱世界！

【指导教师：姜双明】



城市奋斗者

2020级19班 张云淞

隆冬清晨，在曙光笼罩下，她用手轻轻拭去额头的汗珠，弓起身子，奋力把垃圾车推出大门。最平凡的阳光，照在最平凡的她的身上，却让我看到了那最不平凡的模样。

从我记事起，她就在这个小区里从事环卫工作。每天清晨去上学，我总能定时看到她的身影，有人路过，她便从那写满岁月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她五十多岁的样子，身材矮小且有些佝偻，脸色蜡黄，一头干枯的头发，草草地束在脑后，穿着一件厚重肥大的工作服，不知被缝补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补丁清晰可见。纤细的双手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皴裂痕迹。脸上虽有些许皱纹，但慈眉善目，眼睛里似乎有光亮，像清澈的湖水般平静。

那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寒风凛冽地打在脸上，出行的人们不得不捂着口罩，呼出的热气仿佛立刻在空中凝结。她早早地收拾好垃圾箱，准备将垃圾车推走，骑着自行车路过

的男孩随手扔了一个果皮，恰好扔到她脚底附近，她沉默不语，微笑着捡起果皮放入垃圾车。看着瘦小的她吃力地推着沉重的垃圾车，还有路过的行人捂住口鼻，小心翼翼地绕开远离，我心头微微一颤，挺身向前和她一起推动垃圾车。她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眼睛中流露出感激的目光，用家乡方言对我说着：“小伙子，谢谢你，耽误你上学了。”随后又埋下头，加快了脚步。

她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着这份平凡的工作，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汗水。她长得很平凡，也并不强健，却让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这个城市有很多人在埋头工作，却又是如此的平凡，从未获得关注。他们可能是用扫把的窸窣声叫醒城市，太阳升起时他们淹没于人海，唤醒城市的环卫工人；他们可能是从早高峰到晚高峰，顶着寒风或烈日指挥着交通，融合在车

水马龙中，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们；他们也可能是挂了家里电话，咽下泡面继续工作，一直奋斗到凌晨的芸芸白领们。那么多平凡的人，不曾获得鲜花和掌声，但正是他们的努力奋斗，让这个城市更加温暖和美好。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真实到骨子里的平凡，他们用心守护自己的工作、家庭与幸福，从奋斗中收获内心的富足。每一个平凡而努力奋斗的人，在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构筑自己的价值。也许经历过迷茫与艰辛，但从未说过放弃。这一份不屈的执着，每一天默默的奋斗，成为一道清澈的城市微光，酝酿一部城市的宏伟诗篇。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有情怀的城市，源自每一个平凡的奋斗者，正是这群平凡的人，让城市更有温度。

【指导老师：朱卫卫】

羽生结弦，你就是风暴

2020级20班 成宜航

2022年立春，我们迎来了第24届北京冬奥会。我很庆幸，在冬奥会上遇到羽生结弦——他是花样滑冰界的王者，奥运会2连冠，大奖赛4连冠，19次打破世界纪录。有人说羽生结弦是日本送给世界的礼物，但我想说，羽生结弦是世界送给日本的礼物。

“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场打不赢的仗，把自己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辉煌放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旗帜凛然。”早前资格赛男单短节目踩空失利的羽生笑着接受采访说，自己是不是被冰讨厌了？以近乎完美的表演带给观众美的体验的他，没有抱怨场地冰洞的瑕疵，而是在表演结束后填平了冰洞，只为后面选手的表演不受影响。赛后还夸赞北京冬奥会的冰是历年来他滑过最舒服的冰，不冷不热，刚刚好。这种淡然何尝不是另一种王者风范。

“天意终究难参，假若登

顶成憾，与君共添青史几传，成败也当笑看。”在北京冬奥会上，羽生在短节目落后第一名18分的情况下，丝毫不退却，毅然决定提高自由滑节目难度，以完成儿时的梦想。虽然在自由滑节目中，挑战4A失败，但是我想羽生那份不为金牌而战，为挑战自我勇攀高峰的奥林匹克精神而战的时候，他就是整个滑冰场上乃至整个冬奥会赛场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抛开成就与荣耀，超越比赛的框架，几番成败，随风而逝，青史永存。四年又四年，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羽生结弦，超越国界，真的给了在自我领域中前行的人很多力量，相信深受其感染的绝不是我一人。羽生四岁起练习花滑，经受过无数次跌倒和自我怀疑，遭受着哮喘的折磨，也经历过家乡大地震，但他不忘初心，热爱花滑，不断突破自我，带给自己和大家满满的

惊喜。在拼物质的金钱时代，这份精神之礼，尤为珍贵。

光阴弹指过，不变是初心。纵使前方峭倾楫摧，荆棘遍布，也会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困惑，但是初心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精神不朽，庆幸自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仰望世界，被震撼，被鼓舞。我想热爱、挑战、坚持，是羽生给予自己、冬奥、世界的最美礼物。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丈夫之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志向，感受到“一生能攀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的力量，体会到“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胸怀。我愿追寻他的光芒，邂逅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青春都会老去，但我们的记忆里永远会为羽生留一个位置。羽生结弦，你就是风暴！🌀

【指导教师：朱卫卫】

论考场作文“浮夸风”

2020级 林 檉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考场作文中，语言是很重要的。优美的语言往往能为文章增色不少。然而，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怪现象，而且我们甚至见怪不怪——作文的文风，似乎正在朝着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方向发展。

这种“浮夸风”发展势头迅猛，现在已经横行遍地，危害甚重。下面我列出此类文风的三个巨大缺陷：

一是矫揉造作，生硬拗口。有些同学总喜欢“见缝插针”，在句子中添加大量修饰，使一个本来言简意赅的句子一下子变得繁琐冗长，还不保证不出语法错误，读者读起来也很是别扭。另外还有同学，在本来凑不成排比的地方硬要再编一个句子，在本来没有韵的地方硬要再押一个韵，以营造形式和音律的美感。这些句子乍一看工整得很，却经不起推敲：它们处处透露着勉强与僵硬，活像把一个人塞进了狭窄的笼子。

二是描写失真，千篇一律。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与阅读中都积累了大量的好词好句，正迫不及待地想在考场上大显身手。可是有的同学急得过了头，不看清描写对象，就“穷尽毕生所学”，把华丽的辞藻全部往卷子上堆，反而造成了描写的“失真”。每一个人都“精神明亮”，每一个家庭都“春风和煦”，每一个时代都“红尘滚滚、滂滂雨雪”……不同个体、不同家庭、不同时代的独特性就这样被一笔抹杀。然而，一篇文章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往往正是它最独特的地方。这种丧失了准确性与独特性、看上去就像水面上泛泛漂着的泡沫的文风，还是尽早摒弃为好。

三是干扰表意，妨碍主旨。说到底，写作的目的还是要表达个人的思想或感情。大量的装饰往往会令读者难以抓住主旨，有时甚至也会使作者忘记自己要表达的根本。我的一位同学就曾对我说：“我绞尽脑汁写了一篇华丽无比的作文，

最后检查时一看，自己竟然也搞不清楚写的是怎么了。”事实上，一篇好文章中的每个句子、每个词语，都应当对文章的中心思想起到应有的作用。可是这种偏爱“好句套用”“大词小用”的文风，其实很难成就好的文章。这些失去了实际效用的文字，无论它们再怎么华丽、再怎么精妙，也只能给人以“大马拉小车”之感，既干瘪又空洞，没有内涵与灵魂。

不过，难道我们写作文时一点修饰也不能加吗？并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拒绝文本的一切修饰，文章反而会落入另一个极端：枯燥、乏味，甚至庸俗。至于究竟要如何运用语言，我认为，“准确”乃是唯一准则。只要语言能够最恰当地反映事物、表达思想，我们就去用。

根究“浮夸风”能够盛行的原因，客观因素是阅卷速度过快，评卷老师没有时间细读文章，于是更倾向于给语言华丽丰富的作文打高分；主观因素则是我们普遍具有的浮躁心

态——现在我们之中，有几个人肯在考场写作中途停下笔，花一点时间认真想一想：这个词用得准确不准确？这句话写得合宜不合宜？另外，我们学习节奏紧张，能够获得真实情感体验的机会越来越少，曾经的那些语言，也离我们越来越远，逐渐只存在于白纸上；它们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也在日渐忘却，并且认为它们是可以随意挥霍着使用的东西了。然而，真正认识、理解、

感受到这些文字的人，会认真地待它们、斟酌地用它们，而不会把它们当成廉价的砖头胡乱堆砌。——可是在分数的压力下，还有多少人肯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用心体悟文字、雕琢语言？也许那些“浮夸风”作文在短期内真能帮我们多拿几分，可是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对于我们思想的成长、心智的成熟、对世界与人生的充分认识，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现在能够去改正、能够去做到的，就是端正自己的认识，持有厚积薄发、“不为写作而写作”的态度，更多地去注重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丰富自己的世界，最后踏实地写下展现自己真心的好文章。如此，方能拨开蒙蔽心灵、阻碍前行的“浮夸风”迷雾，真正实现个人水平与境界的提升！



中国人失掉了想象力了吗

2021级38班 解语博

最近做阅读理解题时读到一篇短文，写的是中国教育中想像力与理性思维的重要性之比较，大意是讲，即使如今的孩子们一定是缺乏想像力的，但培养理性思维也远比培养想像力要来得重要得多。我想有不少人可能亦抱有此类观点，故心血来潮随笔一文，以表拙见。

如今的孩子们失掉想像力

了吗？原文中作者以自己翻阅了中高考作文却发现“千篇一律”为例，证明了“我们的孩子缺乏想像力”，并自认为“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客观和真实的”。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大一点，从中高考作文中跳出来：若作者也翻阅近年来各大征文比赛的参赛作品，也许摇笔下如此断言之前恐怕要犹豫几分；若作者有心再扩大视野，

就不难发现如今网络各大平台上青年乃至少年们肆意挥洒想像力的作品，原创音乐、绘画、文章，数不胜数，更不用提浩如烟海的二次创作作品（二创）了。青年们可以把莫扎特、巴赫的作品同电子音乐相融合，也可以时事为素材写下文言文，更可以用微电影或其他各种形式精准表达心中所言。青年们发声的途径，从来不止中考高

作文这一支麦克风。他们也不是只进不出的二极管，他们有心中所想，敢发表所言，能推陈出新，谁敢说青年们没有想像力呢？

我并不否认中高考作文千篇一律，但我想在这“一律”背后一定是蕴含着一个原因的，正如旧皮影戏幕后的操手。中高考具有作为人生重大升学考试的特殊性，中高考作文亦具有限时、限题、限量的巨大特殊性，而不同于日常文学创作。因中高考之特殊性，故学生们在作文上不敢掉以轻心；因考场作文之特殊性，故学生们与老师们摸索出了一套写作方法，虽有千篇一律之嫌，但有提升分数之效。我无意批判这样的做法，更无意批判如此教育的“弊端”，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做法，毕竟中高考具有广适性，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能写出一篇想像力丰富的文艺作品——在限时考场上。到这里，就牵涉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与作用，我今天不做理解。总之，从中高考作文就得出“我们的孩子缺乏想像力”这样的话来，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虽然行文至此，原作者的

第一个论调已被我们推翻了，但他仍说：“在我看来，培养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为核心的理性精神，远比想像力的培养迫切。”作者以牛顿为例，认为其发现与其归功于想像力不如更应归功于牛顿的“理性精神”——寻求真理的热情、良好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得到如上论断。

诚然，牛顿的伟大成果，可以说是更归功于理性精神的。我认为更可以说，绝大多数理科的发现都可以归功于理性精神，而并非想像力，想像力固然有其功，但不足以与理性精神争辉。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若无想像力哪有标致的元素表格？但在此之前，他若没有更强的理性分析，恐怕到不了要运用想像力的地步。由此观之，科学——尤指理科的进步本身就是依靠脚踏实地的一步理性思考与推理的。但这远不够证明“培养理性精神比想像力更重要”。

纵观历史，想像力更多地人文与艺术领域大放异彩，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宫殿楼阁，数不胜数，无一不彰显着想像力的魅力。若无想像力的

培养与继承，恐怕中华文明将不如今天这般丰厚华美，多姿多彩。退一步言，想像力也能让个人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很难想像，若一个人生活中并无半点想像力，看到夜景没有“露似珍珠月似弓”，看到春柳没有“二月春风似剪刀”，听见鸟鸣没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那将真是似无半点欢愉了。总而言之，固然想像力在理科层面不如理性精神重要，但在人文与艺术、文学上又不可没有想像力的存在。因此，培养理科精神，和想像力岂不是同样重要。

原文在书上并未署名，而我住在校中还未来得及查出全篇原文一读。我知道这篇短文放在题中是因为近来我们新学了《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其中着重写出了想像力的重要性，所以编者放一篇认为“想像力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文章在这里，以激起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然而原文观点着实有失偏颇。

最后我想说，中国人并没有失掉想像力，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人——当然，想像力的培养确是十分重要的。🌀

纵然前路艰险， 莫忘人间烂漫

2021级38班 江秋

校园里我们的生活，似乎是被按了快进键。连廊上人来人往，公路上匆匆忙忙；有时作业多，手里拿个面包，腋下夹着习题从教室跑回宿舍“与时间赛跑”。也许，这样的繁忙将生活涂成了一片灰色，那我们不妨在奔跑时，在做题时，留意一下身旁的华美春光。

记得一日晚饭时分，从操场跑完步回教室的路上，无意间低头，却是发现遍地的落花。地砖还带着点潮湿，红色、灰色、黄色深浅不一，颇像是大自然这神奇的画工用颜料一笔一笔涂上去了。地上的落花是淡淡的粉，蕊中带点暗红，仔细一瞧，倒是很雅致，密密地铺了一层，

有些“天街小雨润如酥，‘花’色‘近’看‘遥’却无”的意味。天色并不明朗，反而给空气染上了冷色调，更显这花的柔弱娇媚。我一路踩在花上回去，好像把春意也带回教室了。

傍晚，在食堂的栏杆旁，与朋友一起看天空中的晚霞。那日的晚霞并不惊艳，隐在宿舍楼后面，只羞涩地探了个脑袋，泛着淡淡的红、黄交相辉映的光。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极好的。抬头是天光，低头是超市，书店里进进出出的莘莘学子，栏杆旁的少年——左手抱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右手牵着要好的闺蜜，感受着、享受着这忙里偷闲的片刻时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朋友轻声道。我点头，深以为然。

“纵然前路艰险，莫忘人间烂漫。”这里是最美好的乌托邦，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相遇在一起，在无涯的学海里以苦作舟，共同为了未来而努力。看着宿舍镜子上贴着的美文美句、诱导公式、花式吐槽，听着舍友们的欢声笑语，或是讲题朗朗声，想到烙在心中无数幅美好的画面，我又一次在心中默念：

“纵然前路艰险，莫忘人间烂漫。”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2021级37班 刘亦萱

相信大家明白，坚持不一定能候来黎明的曙光，但放弃只能注定平庸的结局。

人生，它从来不是一场简简单单按部就班的旅行，而是一条荆棘泥泞与诗和远方并存的充满变数的道路。

湖南女孩江梦南，由于一场突发的肺炎，使用的药物带走了她的听觉，致使她“神经性耳聋”。命运捂住了她的耳朵，扼住了她的喉咙，但江梦南与她的家人都没有放弃，经过痛苦的抉择，爸爸妈妈陪她坚定地走上了语言康复这条路。她们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打倒，她们想像贝多芬一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通过看口型，摸着喉咙练习发音，终于她学会了说话，语言能力得到了全面康复。而后她又坚持学习“唇语”付诸了不懈的努力。靠“唇语”自学课程，小学时从四年级跳级

到六年级，中考时取得了七门功课全A的好成绩，高考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在吉林大学顺利完成了本科及研究生的学习，再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博士生。


她从无声里突围，她吹响了心中嘹亮的号角，她有了新时代更坚定的方向，她要飞得更远，她要让那迟开的花纵情怒放。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江梦南在康复学习过程中，究竟遭遇了多少风浪，读书的过程中遭受了磨难，我们难以体会，也难以想象。她付出的这一切，换来的人生高度却是许多人穷尽一生也难以抵达的。

有些事不是看见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见到希望。

回望过去的一个学期，我们收获过、欣喜过、低落过也迷茫过，我们也有所知、有所感、有所思、有所得。我会不断地鼓励自己，我们这一代需要一直一直一直向前奔跑，要的是不松懈、不气馁、不后悔、不停留。心中坚定的信念就像是扎在岩石中的根，自己就像那一棵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请相信，不舍昼夜的岁月，总会为风雨兼程的人敞开一道希望之门；不懈坚守的日子，总会给不言放弃的人沉淀一份珍贵体悟；一去不返的时光，终将给追梦前行的人留下一段光辉岁月！

请坚信，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之上，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指导教师：姜双明】

疫情这堂课

2020级18班 马永晟

不知不觉间，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了，这大概是我经历中延续最长的一件事，或者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件事了。这成为了一段时期一个背景，就像霍乱时期、抗战时期一样，它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照常学习、工作、衣食住行，仅仅是多了少了些许环节，添了减了某种习惯，戴口罩、健康码、核酸检测。我们在精神状态最活跃的时刻接受了这些新事物，有种莫名其妙的适应能力和质疑感。起初，我总以为世界之大变局有幸由我们见证，现在我发现我们这一代大约到了能够认识和记录历史的时候了。总而言之，变化是永恒的，生活不因任何事情停滞不前。当然，幸运如我降生于免遭灾难侵袭之地之人，才可能说出这般大言不惭、云淡风轻之话语，我知道，有些城市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也导致了一些悲剧。在

此我首先向不幸罹难的同胞致哀。

那么，疫情这一堂漫长的公开课，究竟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对于国家、社会这种过于庞大的对象，我的资历尚不足以看清摸透，只是简单地以为就像课堂上老师抛出问题、引导激励，逼迫学生们思考作答一样，我们的有关传染病的系统、措施，经验建立了、完善了、丰富了，医学上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并且发现了诸多社会机构、法律法规的漏洞，类似物流系统货车司机基本生活与地方部门“一刀切”执法的矛盾。而至于个人，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实在、具体的方面，疫情教给我们的，则更加深刻，尤其是初识社会的青年，这堂临时加课悉心为我们展示了社会的全景。

首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关键词是——责任感。这对于

绝大多数年轻人“史无前例”的“严峻事态”，实在是极好地体现出当今年轻人缺乏责任心的事实。得益于我父亲负责了一所小学的疫情防控工作，我得以知道部分年轻班主任，因为害怕麻烦编造体温测量记录，出现发热现象的学生，却选择瞒报，测量体温的仪器出现问题，测得人人体温30℃，面对质问却一无所知。看着如此漫不经心的回复和解释，父亲除了摇头还叹息。庆幸的是未出现疫情问题。我也才算头一次真正冒出这个疑问：“当真至于此吗？”答案是：“当真。”我相信这所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团体是缩影般的存在。这得到我父亲赞同的观点——新一代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工作动机和心态发生了改变——值得思考。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更高、对自身考虑更优先、对责任更漠视。在如今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下，需要年轻人在



家庭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我们是否应该在学校中加强责任教育呢？我们是否应该有意地提高自我的责任感呢？答案是肯定的。

其次，令我感到困惑的一个词——判断力。但凡大事当头，无论疫情还是什么，谣言和箴言总是四起，总是难辨。有言道：“年轻人所见极有限，又迷失在多讯息中，讯息不等于眼界。”而如今信息之汪洋浩荡，就连众多精神年龄高出一等的长辈也被淹没了。关于疫情，最初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等人，不是先被传讯封杀

吗？而后再封其为“吹哨人”，大加赞扬；强制接种的疫苗，一会儿传说出现问题，一会儿又接着打为谣言；某位自称传染病学研究者质疑聚集核酸检测，认为有更安全的痰液检测法却被称“反动”等等。面对这种种，我们该如何判断，对于我们正在遵循的方法，究竟正确有效与否我无从得知，也不敢妄言。只是有一点我认识到，作为掌权者，让大众看到且相信的，只是想让大众看到且相信的，其实大众们也不需要真理，他们只需要一个答案，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因为

一段时间内太难判断正误，而形势严峻，我们耗不起。

疫情让我们，起码是我，看到了有些“太平盛世”看不到的东西。许多平日埋首工作的普通人突然暴露于聚焦灯下，或展露出不为人知的英勇面，或自惭形秽，许多事物正在接受考验。而作为普通见证者、经历者和记录者的我，对这件历史大事的态度，最好是全面认识、接受，然后从中思考、学习。

【指导教师：马素芳】

乱麻、花岗岩，我是个好人

2020级18班 单子豪

人是复杂的。

这既不是文学大家震耳发聩之语，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价值导向之言。这只是句实话。

但我不想让他太过片面，于是我退一步讲：

我是复杂的。

这就对了，我是认识我自己的，我可以这样说。

但这个前提又出了点问题：我认识我自己吗？我似乎又不敢这么说了。我感觉我就是个

矛盾结合体，各种可以称的上对立的性格在我身上如日月交替般轮番出现。

前一秒我还在对着不喜欢的文章冷嘲热讽，后一秒却被他人的祖孙温情感动的红了眼

眶。

有时我可以勇敢到将一件日思夜想的事情花10分钟做完而不去考虑前因后果，有时我也会怯懦到把一件准备了好几天的礼物送进垃圾桶。

有时我会暖心到帮别人忙，忙后以至于让他感到不适应，有时我也会冷血到让熟悉我的人感到恐惧。

有时我会和善到不管别人怎么过分也不会生气发火，有时我也会易怒到因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歇斯底里。

有时我会自傲到对他人的劝诫不屑一顾而去一意孤行，有时我也会自卑到将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的意义而惶惶度日。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感觉我自己的性格就像一团乱麻，不同颜色的丝与线交织揉合在一起，解不开，斩不断，然后被一个人强行塞进我的脑袋并命令说：“这就是你的性格，你以后要带着它活下去”。

我能做的只有坐在这里盯着这一团乱麻发呆，去思考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很多人都在和自己和解，但我似乎不想这么做。什

么是和解，是自己的左手与右手握手言和吗？我觉得和解似乎是一种逃避，是对自己的妥协。与之相比，我更愿意坐下来观察这一团毛线乱麻，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的不足然后不再去思考他，这似乎是最省力的一种方法，但这不是了解自己，就像是我数学考151分也无法证明我将公式搞明白了一样。我是一个有什么什么样的性格的人，这是一个坚硬的如花岗岩一般的事实（坚硬到黄豆掉在上面叮叮作响的那种），它作为一种基础伫立在我心中。

我无法去设想没了这种基础与前提之后我会怎么样，于是就谈不上接纳它逃避它、和解它妥协它。

那我又怎么去了解自己呢？

我曾在八月十五的凌晨一点（准确点说是八月十六）跑到小区外的荒地上去看月亮，听着月光看着狗吠去思考在上一一次的情感波动中学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我曾在一月一号的凌晨四点坐在十一楼楼顶等日出，在

冬日的寒风中抱着薯片发抖并去回忆：自己是如何将一段友谊走向了尽头。

我曾把自己关在大厦的消防通道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去探索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前行。

又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可能有些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现在学习压力这样重，计划这么紧，我还有心情去做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事。

我只想说，因为我做了这些，因为我想了这些，因为我坐在这片花岗岩上对我这一团乱麻思考了许多，我才得以知道我爱什么，我恨什么，我为什么去前进，我又为了什么而前进。

或者说，我做了这些，才使我在别人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时候不会只是单纯的说一句“我是个好人”（当然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谈谈自己吧）。（停，打住，我生物周测还没写呢）

【指导教师：马素芳】

当我谈网络时我谈些什么

2020级18班 单子豪



思想碎片

“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的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吗？不于此吧……”

理想的柔石在听到鲁迅先生讲述的人间险恶之后便出声抗议，温柔的他不会去想当时的社会有多么黑暗，而不怎么温柔的我在看到网络上种种乱象之后，也只能在屏幕前以手抚膺坐长叹了。

网络这把双刃剑的另一端，已经逐渐在展露锋芒了。

先说说恶意。

也许是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吧，也许是普通人的善良的行为脏了他们高贵的眼吧，也许是每件善举后总会有许多黑幕等待他们去揭露吧，他们就像一群饿红了眼的野狗，每当看见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时，便扑上前去辱骂，去挖苦，去讽刺，直到17岁的少年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一心为民的社区主任用辞职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直到30岁的母亲用跳楼去回应他们的质疑……他们才心满意足的离开，去寻

找下一个可以攻击的目标。

不于此吧。

这又是为什么呢？用恶意去揣测别人很有意思吗？用言语去攻击别人会为他们带来快感吗？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我只知道托网络的福，这些被戾气包围的怪物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他们线下生活中不会有的）。他们去攻击去破坏，将本清明安宁的网络搞得乌烟瘴气。

看着乌克兰人民在战火中惨叫，他们居然能笑出声来，我们能说他们有人性吗？看着他们在论坛上用五花八门的脏字去互相谩骂，我们能说他们有素质吗？看着他们以用言语的尖锥刺痛别人为荣，以在口水战中取得胜利为誉，我们能说他们有志向吗？

一个人没有志向没有素质没有人性，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经济的高速发展挽救不了他们变质的心，物质的日益富足也唤醒不了他们堕落的灵魂。

呜呼，到此为止吧，我不想再多说了。

再说说谣言。

与上面那群恶人不同，他们更像是一群闲人，用漏洞百出的话语去编织谣言，从他人的上当受骗中汲取快乐。他们或许没有恶意，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才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但这样做对吗？

一句谣言只要在网络上传播开，就会引起一阵又一阵激烈的谈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是造谣者自己能阻挡得了了，这种蝴蝶效应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东航飞机失事之后，有人说事故是副驾操作失误造成的；上海疫情后，有人说上海有人因为没有分配到物资而饿死……这样的谣言我们最近见的还少吗？这种种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少吗？无心的谣言有时比有意的辱骂更伤人心。

（下接33页）

黄师四年，我这样走过

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雪雅

作者简介：

刘雪雅，山东东营人，东营市第一中学2015级学生，二月文学社骨干成员，2018年考入黄冈师范学院，2022年拟录取为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践行终身学习也是终身浪漫的这条路上，她从不是说说而已。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呆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不觉心已经轻轻飞起……”身处北方的我，又再次听到了达达乐队的这首歌。此刻，已临近毕业，不知不觉的回忆起我的大学时光，我在黄师这四年，是播音主持点亮了我的生命。

一个北方人到南方上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与在本省读书的同学们不同，我的上学之路总是很漫长。哪怕是坐飞机到武汉天河机场，也还需要坐地铁前往武汉站，而后到黄冈站，再前往学校。我也习惯了并渐渐喜欢上了收集那一张张车票，当看到这些车票塞

满了我的钱包时，我知道，于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可能不少朋友有“名校情结”，在大环境达不到你的期许时，会就此一蹶不振。可我恰恰觉得，越是处于人生的低谷期，越要教会自己坚强与自律，把握好此刻的时光去提升自己，再回首时可能已是另一番模样。

当时间回到2018年9月，我来到了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黄师坐落于黄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在这里生活过四年，我最感叹

校园很大，刚来学校那几天，我常常迷路，可我的心却没有迷失方向。我知道，我是因为热爱播音与主持艺术才选





择了这个专业，我的大学生活应该丰富多彩一些，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学习并锻炼自己。在本科阶段，我参加了多场比赛，“以赛代练”的方式可以让我很快的得知自己的不足。有时候，一篇稿件会读几十遍并反复录音，我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练习，竟也乐在其中。在那三十多个荣誉的背后，是一个人默默的对专业的打磨了几百遍。也许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因为热爱，所以选择，因为选择，所以坚守。我很感谢自己在那段日子里用默默扎根的方式来打好基础，如今，我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看更美丽的风景。在融媒体时代，对播音人才的培养更加趋向于复合型人才，也就是“采编播一体”，所以我们需要掌握多种技能。如若真的享受舞台，喜欢话筒，愿致力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话，播音主持真的会带给你无尽的幸福与自豪感。

触一些更加新鲜的知识与领域。只有亲身感受过，才能知道这是否是自己喜欢的学科。我发现，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自己的本专业。所以到后来，我选择了考研，继续深耕戏剧与影视学领域。当我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很庆幸这世界上有艺术，有我喜爱的学科，也更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真正内涵——并不是有了目标就天天幻想却毫无作为，而是全力以赴的去实现它。

四年的时光，寥寥几笔怎能写完其中的酸甜苦辣。有人说，“我一辈子都想做艺术，可我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我有感而发，

大二的回答了以下这段话。我自问艺术真的只是罗丹的《思想者》、莫扎特的交响曲或梵高的画作吗？会不会也可能是某一天，我走在路边，风很大，路灯很亮，我竟看见风吹起了灯光。后来，罗丹把我的形象做成雕塑，莫扎特为我谱了一首名叫《光》的曲，梵高后印象派的油画里那个驻足的女孩是我。后世把这叫做艺术品。也的确在一个冬天，我走在校园的路上，猛地一抬头，发现路灯很亮，光呈环形，也似烟。又一阵大风，风好像把光吹散了！当时还没有看清，这一幕就消失了，不知是否是我的想象，却也激动的热泪盈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愿你也能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美并为之奋斗，我在黄师找到了。



大学生和纸沙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丸 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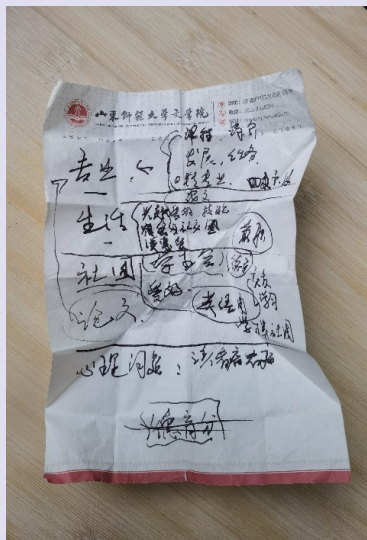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东营市一中 2015 级燕辰旭——就像鲁迅那层厚障壁，姓名之外都忽然陌生了。故我还是爱用“丸泥”这个笔名的，这是我的白月光，是我高中所剩不多的印象：“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个人来。”

你就叫我丸泥吧。

冗杂的自我介绍简直是世界上最虚伪的东西，你分明不能指望别人在寥寥数语间认识你。于是这是笔者的自我介绍：笔名丸泥，今年大四。奉命提笔，写点大学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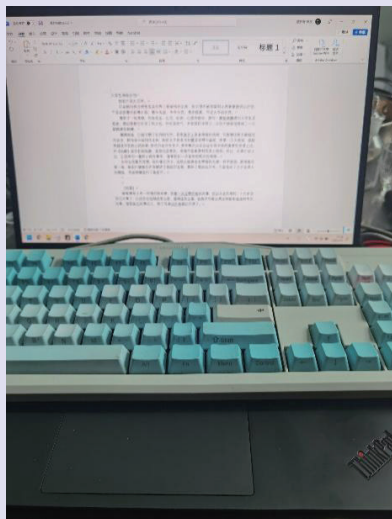
笔者列了一张表格，包含专业、生活、社团、心理四部分，拟作一篇钜细靡遗的大学生活指南。然后把它折成了纸沙包，



向里面吹气，才发现折法错了。沙包不情愿地鼓成了一只被踏扁的蛤蟆。

蓦然回首，已经习惯了功利的写作，看着某乎上条条框框的指南，写着脚注和文献砌成的论文，把作者叫成创作主体，给好点子命名为加缪或者博尔赫斯。体重一天天增加，文章里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踪影，有的只是存在主义、美学概论以及永远在看冰块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但《弘毅》是你们的主场，曾经也是笔者的，唯独不是奥雷里亚诺上校的。所以，自我介绍之后，让笔者来写一篇“我”的文章吧，像重新折一次童年的纸沙包那样。

大学生活像万花筒，或许像白开水，这些比喻跟舍友带饭的允诺一样不值钱。新宿舍的第一晚，舍友打键盘的声音



砸碎了我的万花筒，倒掉了我的白开水，于是我买了块声音更大的键盘。结果舍友没被吵死，这块键盘倒与我形影相吊，写了很多从来没给别人看过的文字。耳机里放着二次元金曲，指尖敲击起熟悉的声音，整个世界折叠在小小一方电脑屏幕里。后来没有再写了，笔下的年轻骑士终究没有打完他的高贵战争。我把这篇写了万把字



的小说当作选修课作业交了上去，年轻骑士拿到了95分。此时我大二。

骑士故事无疾而终，而我替年轻骑士拿起了剑。男孩子总有个舞刀弄棒梦想，而我有幸走得稍微远了一点。那一定是极快乐的时间——夜晚跟几个同好结伴，聚在护城河边的小广场上，在昏暗的路灯下，穿着比棉袄厚实的护具，叮叮当当，刀来剑往。我或许没见过洛杉矶四点钟的太阳，但我知道38℃、棉袄、激烈运动三个词放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以及依旧甘之如饴。后来有了场馆，我担任剑术教练。于是笑容从我的脸上悄悄溜走了，与发际线一起。目光中满含憧憬的学员们聚了又散，只有我留在原地，盘算着如何多赚到一

笔学费，筹齐场地的租金。我的大三过去了，租金还是没筹齐。

租金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领导”搞到了二百多万的赞助款。新场馆建在大商场里醒目的位置，大功率中央空调将驱逐寒冬与炎夏，亮如朝日的灯光打在成排的剑上。崭新的未来等待着他们——没有我。再有一个月我就要毕业了。

沽之哉！沽之哉！我和孔老夫子都在等待贾者，小骑士的故事为我换来了选修课的高分，但我的故事并没有换来什么。想到这里突然有点毛骨悚然，原来我也不知不觉中到了这个年纪了吗？把自己放在秤砣的另一端，估算着能换成多少银两，满心期望着把兴趣爱好当成定价的筹码，无限大的

梦想之后，世界空无一物。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成长的赠品，但我的确已经大四了。

昨晚操场上有一对情侣放风筝。我第一次见带灯泡的风筝，误以为是孔明灯。十几年没放过风筝了，已经忘记线轴该怎么收，摇柄该怎么摇；陪我放过风筝的人，除了母亲以外也都记不得了。

“搞个风筝放？好久没放过了。”我跟舍友提议。他正在吃饭，学校的烤肉拌饭十块钱一份。

舍友也有些感兴趣。“好啊。买得到吗？多少钱？”

“三十多。”“算了吧，买来放不了几次。”

也是呢。我像是得到宽慰一样把念头丢掉，转眼看到了桌子上折错的纸沙包，像蛤蟆一样趴着。将它展开来，又揉碎，丢到垃圾桶里。

如各位所见，高中生们。你总不能一直把罗列着条条框框的提纲折成纸沙包，论文还是要照写，奥雷里亚诺上校还是在看冰块。话又说回来，即便换不来什么，折纸沙包也挺开心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错事，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付出代价。即使互联网如此嘈杂，我仍愿相信每

个人心中都有善念。愿鸢飞戾天者卸下身上的邪气与戾气，用一种温柔的眼光重新看待世界，愿无心造谣者就此打住，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寻找生命的意义。

【指导教师：马素芳】

时间啊时间

2020级17班 季裕晗

时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物？

时间带来婴儿稚嫩的脸庞，带来少年意气风发的模样，带来成年人的稳重成熟，带来老年人的满面沧桑。它流逝匆匆，在日升月落中穿梭，见证人间的悲欢离合。

时间带来“初见乍欢”，也带来渐行渐远的遗憾。时间藏在墙角，躲在门后，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悄动作着，把遗憾再化为释怀。

我看见女孩们的初见。两个女孩转了学，另外两个笑意盈盈说“有幸相见”。放学路上两辆自行车，两双脚，并行和谐，落日余晖散落在路边，四人影子悄悄去捡。我听见她们内心的声音，祈祷说要“永

远、永远”。四个人爽朗的笑声被收进风里面，快乐种满她们的心田；我看见她们的告别，泪流满面，相顾无言，友谊不长，只占了她们青春中的三年，说好一辈子的誓言，不知是否能实现，只好祝对方前程似锦，希望某一天再会道一句“好久不见”。

时间流转千年，人生短短几十年，或许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自己。

我看见一个男人失去双亲时嚎啕大哭的模样，有一种悲伤，是他们的名字停留在他的过往，无法遗忘，但我未曾想到是如此哀伤，能让一个人一夜之间白发苍苍。我看见他失去了挡在他与死神间的一道屏障，直面着死亡，却依然选择

坚强地背起行囊，工作打拼，不再仓皇。我听见他开车路上的放声歌唱，唱着老一辈的旋律，唱《纤夫的爱》《打靶归来》，歌声嘹亮，这歌声啊，能否传到天堂？

离开的人越来越多，重要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人越来越重要。时间吞噬着我的回忆，带走了很多很多人，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人生而孤独的感受”变得更加强烈。

但时间也不是坏透了，它把当下的遗憾和悲哀，化为未来的成长与淡然。我也别无选择，只好做个守望者，看着眼前的同行者好好珍惜，至少此刻，我与你同在。

【指导教师：马素芳】



问山

2020级25班 李晓彤

站在陡峭的山顶，脚下便是深渊。只需一步，她便可以忘却这一切：一切烦恼忧愁，一切悲伤绝望，也包括那一切的快乐与欣喜。但她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快乐过了，都快忘了那是种什么滋味了。她这样想着，一丝无奈滑过她美丽的脸庞。

她从小便活成了许多人羡慕的样子。学习好，生得漂亮，家境也十分不错。父母很宠她，学习也从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她承认，自己很幸运。

但，她的内心，却有着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痛苦与悲伤。表面的她，是活泼的；可他人不曾知道，她内心深处的那份迷茫与绝望。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开始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下去，生存的意义何在。平平凡凡而来，碌碌无为而去。生命到底有无价值。”一旦开始思考，便越发不可收拾，但

她找不到答案。于是她想到了死亡，但她深知这样想很可怕，她尝试敷衍、自我催眠，可却始终无法释怀。她一遍遍告诫自己忘掉它，可它仍萦绕在她耳旁，久久不散；她不再开心，她总想着死亡，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过不去心中那道坎。

以前的她，是个热爱自然的女孩。她喜欢那种感觉，被花儿围在中央，享受着她们独有的味道；用手抚摸每一棵小草，用心观察着大自然的每一样东西。似乎在那里，她是那个永远的主角，不会自卑，每一个生命都爱她，她也尽她所能呵护它们。她一直喜欢那些自然的东西，那么富有生机，那么可爱。

以前的她，也是那么快乐。她喜欢和父母在一起，喜欢与父母散步时的轻松愉悦；喜欢一起吃饭时互相“挑剔”的那份简单；喜欢和父母交谈时的

那份无所顾忌、任性活泼。她想念那些日子，跟同学打成一片，互相分享心底的小秘密。

想到这儿，她笑了，似乎是一种回忆过去的开心，让她暂时忘了生活中的那些绝望痛苦。但也只是一瞬间。

这段时间，她无时无刻不想着死亡，她知道，她自己抑郁了。那个最不可能抑郁的女孩，再也不能找到她自己。生活依旧，但她是痛苦的。除了关系极好的同学，别人注意不到她的变化。在别人眼里，她还是那个那么优秀的女孩。大家都在称赞着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老师们对她的目标也是那所至高的学府。但似乎期待越大，压力就越大，她真的崩溃了。她一直在克制着自己不去思考那个问题，但总忘不了。这次，她似乎克制不了了。

这座山，不出名，没有游客，只有当地人来攀登。如今，

生活节奏逐渐加快，能真正静下心来爬山，享受这份独特喜悦的人很少了，这座山也基本成了荒山。从山脚到山顶，只有几条已经长满荒草的小路。顺着这崎岖的路，她心不在焉，木偶似的登上了山顶。

她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她后悔了，还来得及，她又在心里给了自己一次机会。这次的决定，影响的不只有她自己，还有她生活的整个圈子。她觉得自己好自私，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孩子，如果自己这么不负责任地跳下去，自己释然了，对父母却是一辈子的痛。她曾经也用这个理由搪塞过自己，强迫自己活下去。可无奈她真的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令她相信的理由。这次，她真的要跳了。再等等，她还是不敢，毕竟打心底里她还是希望自己快乐，希望自己能爱这个世界，又一次的尝试，又一次的失败。

她又向前迈了半步，“一、二、三”，她在心里默念，就要来了，可下一秒传来的不是尖叫，而是她站在山头上那怔住的表情。

她看到了对面的山头，恍惚间，她看到了一棵小草。接着，

两棵，三棵，很多很多。它们让那光秃秃的山变得生机盎然。小草向远处延伸，与天空、大山那么完美地融在了一起。它们处得是那么融洽，原来这就是那小草的价值。她心里想着。她觉得自己的心受到了震撼，也在刹那间——那恐怖的一瞬间，她寻到了那个答案。

在山上，她似找到了一种看事物的新方式。她把自己的眼光放远，原来山也可以另一般美妙，原来草也可以给山添色。小草也可以融入那广阔的山而毫不退缩，用自己的方式，在山中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她试着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似乎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她要做出不一样的贡献，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她开始畅想，坐在实验室里，为自己奋斗，为国家钻研，她相信自己可以的。

不知为何，每当人思考人与世界，会感觉自己的渺小，渺小之外，更有一份愿意改变世界的激情。她的心里，没了那份问题，她好像又有了梦想，她又重新拾起了希望。

她走了出来，她慢慢发现，活着的意义还有更多：创造自

己的价值，体味人生的冷暖交替，追寻自己的爱好，在平凡中创造伟大。当她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小小的自我里，当她想去为社会做点什么，她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心念社会时，似乎就有了归属感，心中会无端生出无限积极与乐观。一个个“她”，让这个社会、这个文明不断延续，这不就足够了吗？

也许那个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的答案，也许有的人一生也没有想过那个问题，但那又如何？与其抓住自己不放，想这个问题，还不如放下它，真切切地感受生活。一切困难和绝望，如果不懂得放下，只会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越栓越紧。有的人把自己一生都陷入曾经的痛苦，只会让自己更加矛盾。试试看，一天一天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

人的一生，无法定义长还是短，也无从知道多少幸运还是挫折。真的撑不住的时候，换种方式，换种眼光，学会放下。

她从山顶又走向山脚，一身轻松……

【指导教师：谢鹏娟】



把风声邮给你

2021级36班 煜 墨

看时间的沙漏
一点一滴地渗透
感情像个小偷
耐心温柔都不够
告别你还说不出口
心里可能有些难受
我想了好久好久
好想把风声邮给你
捎带去我们的回忆
连同那些说过的，没说的
铭记的，淡忘的，全都夹在一起
送去陪伴你，没有归期

与友人观燕

2020级2班 张福祥

轻盈占一角，娇小过庭堂。
黑羽剪云影，乌眸泛流光。
新巢仍旧处，后主乃前庄。
双燕应识路，呢喃柳道旁。

铁水

2021级38班 孙知勖

无边的轰鸣犹如礼炮，
欢庆着铁水的诞生。
怀着赤烈之心，
那一炉炉的铁水啊，
奔向淬炼的疆场。

浸入刺骨的冰水，
承受千万次捶打，
铁水成长为钢锭，
目标是祖国的八方。

在城市里，在农村中，
到处都见得到钢锭的铿锵。
它的外表一再被岁月磨砺，
但——
用心去看啊，
它还是那炉铁水赤烈的模样。

【指导教师：闫秀芹】

名字

2020级19班 星辰

无数个白天与夜晚
我默念着
那是一支一唱就笑的歌曲
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愉悦的气息
星星亮着
月光投在广场边的未名湖畔
那镜中闪烁的，不是月亮，不是星星
那是美妙的相遇
是注定的交集
是一个残缺的圆补上了空隙
是一个未完的故事写上了结局

无数个白天与夜晚
我默念着
那是一片花瓣飘飞的原野
粉色的精灵低吟着柔软的耳语
鸟儿停鸣
轻轻地歪头靠在枝上屏住了呼吸

那空中连接的，不是阳光，不是和风
那是心与心的交织
是灵魂与灵魂的默契
是两只萤火虫在黑夜中互放的光明
是两个渺小的雨珠在摇曳中汇成了一滴

无数个白天与夜晚
我默念着
那是我一直小心收藏的
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每当它在我脑海中响起
你便能感应
我也心明，你也心明

无数个白天与夜晚
我，默念着——
你的名字

☆
呦呦鹿鸣

春

2019级9班 王鹤为

春，如故地
带着白的粉的花儿，
来了；
我，如故地
走在樱花大道上。
往事如风，
卷起落花打在我朦胧的眼上。
你，还会记得我吗？

我们

2019级22班 岳琪庚

我们都踏着
城市通向远方破损的路面。
小心维护着
易破碎的旅行鞋。
我们在夕阳之前相见，
努力着
疲惫的躯壳里挤出热烈。

记忆，归零

2019级08班 闫平

记忆到底是什么？原来，我们什么都战胜不了，之前是命运，之后是回忆。

——电影《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一）

阿荣发现自己最近老是忘事儿。昨儿老平去买的东西，今儿自己就忘了，还以为是别人送的，“哟，这谁送的菜！”

“啥呀，老婆子，这我昨儿刚买的。”

“你瞧我这记性，是真的老喽。”

“老人不都这样？行了，老婆子，快到中午头了，我先去忙活，你去买点儿油。”

阿荣刚出门，竟忘了去往市场的路，那可是自己走了几十年的老路啊，却一时想不起来了。直到碰见邻居，才到了市场。

“哎呀，忘了买啥了，最近咋老忘事呢，应该是让我买盐吧……嘶……是真忘了。”回到家，“老头子，你让我买啥嘞？”

“买油啊，忘了？没事儿，”老平看了看装满的盐瓶，“家里盐也快没了，早晚都得买。”

“唉……以后啊，你给我写个纸儿，到时候给人家看看。”

“行，”老平看向院外，菊花开得正好，“采点儿菊花吧，好泡茶喝。”

此刻，太阳正在落山，橘红色温暖了天空，柔黄填充在云朵里，忙忙碌碌，终得一丝休闲。

“老头子，我还给你买了一些白酒哩——哟，这西边儿的天真好看啊。”

（二）

正值十一，秋风寒凉。儿女来看望两位老人，吃饭之时，老平跟女儿说：“吃完饭带你妈去医院看看吧，她最近老忘事儿，我前几天就跟你说了—

遍。你妈啊，有时候前一天吃的啥，干的啥事儿，第二天就忘了。”

“正好今天有空。妈，咱听爸的，去医院瞧瞧，行不？”

“行，不然，你爸天天在我耳边子旁唠叨。”

到了医院，拿到检查结果。尽管儿女和老两口已经预料到这个最坏的结果，但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阿荣知道，她会逐渐失去记忆，直到记忆归零。

黄昏的小院里，老平看向身旁的老伴儿，“别放在心上，走过了这么多，这点小病都不算什么，好好的。”

以后的每一天都如同往常一样，一屋两人三餐。日落之时，老平和阿荣走在小路上，看看晚霞，两个白发老人，相互搀扶着，伴着夕阳，慢慢地走着。

事情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

慢慢发展。

(三)

老平走了，走得很突然。

冬季的那一天，阿荣的眼眶中一直含着泪，直到第二天，小屋的灯都没有灭。她看了看正南的太阳，知道没有人会再给她做饭了。她一个人打开冰箱，看到昨儿老平给她做的最后一顿饭，摆好碗筷，两双。饭后，阿荣走到大门前，默默地挂上了锁，一个人在小屋里坐着。

儿女们发现，老平走后，阿荣的记忆，似乎又开始衰退了。当她的老友来找她时，都把她们当陌生人招待。上午，儿子来看老妈，下午阿荣便问女儿，“你哥啥时候回来，好久没见他了。”

慢慢地，阿荣记不起自己几点起的床，何时吃的饭，每当儿女叫她出个门儿时，阿荣总会说，“你爸和你奶奶还在外面儿呢，我就先不出去了，我得看好这个家，省得有人进来偷东西。”

“妈，咱家哪有什么宝贵

的东西啊，坏桌烂椅的，顶上的瓦片都不够遮雨的，给你修修，你还不让。”

“老了，一个人，住啥不都一样？过几天给你爸带点儿菊花茶，他好喝这一口。”

女儿哽咽着，“妈，天儿不早了，咱俩出去找找我爸和我奶奶，让我哥守着门——外面是夏天，咱先把保暖换了。”

“你哥……行吧。”

阿荣出了院子，看着西边的天，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没有了彩云，只有单一色的天，但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四)

阿荣变得越来越糊涂了。

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亲戚、多年好友，嘴里说的事，叫的人，都是几十年前的人与事了：阿荣随儿子和女儿出游。走至半路，阿荣戳了戳女儿的胳膊，“前面那个开车的是谁啊？认识不？别人的车咱可不能随便坐。”

“妈，这是我哥，你疼爱的儿子。”

“我还有个儿子？”

“对啊，您忘啦？”随后女儿讲起阿荣和哥哥的一些往事，“噫！这不是那个好吃黄豆糕，老爱尿床的小男孩嘛！是不？”

没有了时间，阿荣的生活变得一团糟，见日便起，见月便睡，四季都穿冬衣，每天也只是看着小院儿，一看即是一整天。

儿女们每天都陪伴着母亲，一天下来，阿荣的一个问题要问十几遍，每次都是问完就忘；冰箱里满满当当，不知是何时的剩饭；女儿前几年买的衣服，也都未曾穿过。

记忆，在逐渐归零。

看着秋天的夕阳，已经忘记儿女的阿荣自己走到门外，晾了件泛黄的小男孩衣服，买了些黄豆糕，采了些菊花，洗了洗，泡了茶。

傍晚，月光洒进了孤零零的小院儿，阿荣躺在床上，身旁放好老平的衣服和照片，铺好两个人的床，倒了一小杯白酒，没有碰，拉上了灯。

深夜，阿荣一个人，静静地，睡了。

梦终焉碎

2020级21班 席德佳

有些时候，他会在夜深人静时醒来，于是便再也难以合眼。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孤寂，他便数星星，一直到天明。

说来也巧，他本以为自己的窗口位置过于偏僻，看不到多少星星，但却恰好够他数上一夜。

数星星也会倦，于是他离开了他的窗口，来到客厅，开始数那睁着眼睛的鱼所在的鱼缸里有多少气泡。

不过这没有星星那么巧了。制氧机从不停息，气泡的数量也时少时多，他完全数不完。他有些疑惑了，于是他去问那位被他称作“父亲”的男人。

“你还小，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明白的。”

他有一张写着他的梦想的表格，以前他曾在“最大的梦想”一栏中填入“与父亲并肩”，而如今，他在那一行字的下方，像所有普通孩童那样，又填入了“长大”二字。

男人看见了，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

时间过得很快，他长大了一岁，不过生活还是那样，他也还是那样。

他开始试着做一些能让人看起来更成熟的事，比如读童话之外的书，看些新闻台的新闻，但男人还是说他太过幼稚。

他想与男人争论，但是男人只是笑着不说话。

时间过得很快，他长大了两岁，不过生活还是那样，他也还是那样。

他学会了抱怨，于是他频繁地在用餐时间向男人抱怨他的身高，这次男人倒是开口安慰了他，说他在小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忍忍就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他长大了三岁，不过生活还是那样，他也还是那样。

有一天，他打开电视，还没来得及调台，就在紧急插播的治安实况中看到了男人。

“这你无法选择，查理！”

他记得现在被男人拿枪指着的名叫查理的橙衣男子。他经常作为主人给查理倒水，不过他也记得男人曾告诫过他，别和查理有太多交流。

“他的梦想太天真，他又太固执，他活不久。”

对此他还蛮有感悟的，尤其是查理曾对他说的“我想有个平凡的生活”那句话。

时间过得很快，他长大了四岁，但生活不是那样了。

男人在执行任务时意外身亡，他作为他的孩子接替了他的工作。为此，他的身体动了一次大手术，以致于他在术后复健时一直难以适应。但他仍选择完成男人未竟的事业。他长大了，这次确实长大了，他也清楚自己长大了，于是他把自己那张表格的所有梦想都擦去了。他想重新写个梦想，但他完全下不去笔。

童年里的幻想已经在那次

手术中被剥离了，这他知道。

可那些属于成人的，属于查理的幻想呢？这他不知道。

他开始疑惑，这使他在面对罪犯时一度没能端稳手中的枪，也使他的前胸射入了整整八颗子弹。

于是他在手术时间问那医生：我的幻想呢？

“里德？我是丹尼尔。那个仿生人在找他的幻想，你去问问要不要给他来次数据清除？”

术后，他拖着男人的身躯来到了墓地，在他为男人和查理竖的碑前放了一束花。

每个仿生人都有一个变成人的梦想，只可惜，这梦就如这花般，碎于终焉。



归尘

2020级21班 席德佳

零

雷诺·卓姆把一个巨大的箱子扔到了我面前。“试试，看能不能打开它。”他一边说还不忘给自己点了根烟。

但我头都没抬一下，“怎么，你那‘自走式爆炸帮手’不管用了？”

我说的是卓姆自己组装的一个机器人，智力水平不高，但是个爆炸专家，用一小点炸药就能炸开几乎所有东西。

“你快别提了，自从我知道，上次那个连同箱子一起被他炸烂的是个古文明的机器人核心后，他到现在都还没离开他的充电基站一步呢。”

我拿起刷子，轻轻扫掉了刚刚在合金表皮的坑洼中安家来的灰尘，让火光重新照亮了属于上一个文明的造物。

“A……归尘？尘归尘？”曾经被用于翻译的机器人

从我的口袋中跳上了我的肩膀，用曾用于扫描文字的蓝色荧光，帮我照出了那没有锁头的合金表皮的开关。

“其实，”卓姆拿下他的烟斗，用吐出的烟圈告诉我，他其实并不想和我说话，“我觉得还是别打开。”

“理由？”

“直觉。”

在这颗地球上生存了还不到两年的青年没说话，他按下了一个按钮。

壹

“改天你得教教我，你是怎样那么快就建构出一个三维模型的？”

“你如果愿意花点时间在学习上，自然就会了。”

在拍卖会鉴定所通往外界的悬浮走廊上，雷诺·卓姆不住地试图抢过我手中的蓝色金

属球体，但都被我躲开。

这玩意儿是个人造太阳，至少能起到和人造太阳同样的效果。

当然，我不清楚这玩意儿是怎么工作的，而且即使是那鉴定师花了大半天才联系上的科研人员，也仅仅是能判断出来这玩意儿的作用，再报个价。

“你认真一点！你都自我矛盾了！你不说你最讨厌——”

“那就在读书上多花点时间。”

“你……算了，当代年轻人都是这臭脾气。”

“谢谢。下次希望你能在回到阿斯克星的时候，去随便一所大学里把这句话重新说一遍，这样杀你就不需要我动手了。”

也许卓姆又抱怨了什么，但我都没再听了。曾经用做翻译的小机器人——它叫弥米尔——跳上我的肩膀，用蓝色荧光将我手中的球体纳入了它的数据库，然后它向我展示了一块大大的写字板。

请输入它的名字。

这是一个我总会遇到的问

题，尽管我的古语言学文凭仍摆在我母亲的玻璃柜中，但我从小到大拥有的智慧物体只有一个弥米尔，这名字还是我研究神话的朋友帮我起的，所以我从未给任何事物命名，也根本不会命名。更何况我手里的这玩意儿是我在这洛星上发现的最值钱的古文明遗物，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为它命名。

嗯……无果的希望？

走出拍卖所的大门，漫天风沙扑面而来。每当这个时刻，我都会回忆起阿斯克里的那些钢铁与虹霓。它们构成了我曾生活的城市。

家道中落，这说法比这黄沙都荒唐。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没有。”

“你……尊重尊重长辈啊！”

我无视了卓姆的话，跨上了我的老式摩托。

贰

尽管是我向卓姆索要了一个住处，但经过了我的现代化

改造，我们的基地已经基本成了我的所有物，卓姆倒是也不介意，因为我终归不能把他扔了。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隔壁传来的引擎声渐渐被三维建模装置的启动声没了过去，微型无人机贴到我的双手上，同步了巨大的机械臂和我的动作。弥米尔用与身形不符的双臂举起了蓝色金属球体，但被一只大手夺走。

“卓姆。”

“我就看看。”

“不行。”

“放心，我不会搞坏。”

说罢，卓姆试图把球体转个方向，也成功地转动了上半部分。

光芒突然开始涌动。它们迟疑了瞬间，便如同浪潮，涌入那球体金属外壳逐渐露出的空隙。

卓姆立刻把球体转了回去。

“这玩意儿是个人工太阳？”

卓姆的话里满是颤音，额头上的汗滴不住地往下流。

“如此的话，不只是个人

工太阳。”

弥米尔抢回了金属球体，终于将其送到了三维建模仪中，顺带着还帮我启动了蓝色荧光。卓姆则喘着粗气，将我上一次构建的三维模型打开，将一块表皮的影像甩到了我的脸上。

回头，冷漠。

影像立刻变成了核心的。

荧光只能穿透金属表皮，上一次我因为核心对荧光的排斥，将其定义为人工太阳的核心，并且根据阿斯克太阳的数据绘制了能量图表，与我通过荧光的返回数据也大致吻合。我不怀疑我的判断，但现在，我确实没收到荧光的返回数据。

这……总不能是个人工黑洞吧。

可是那科研人员应该认同了我的图表才对。

巨大的机械臂随着我的动作握住了金属球体，后者的上半部分再次转动。

时空立刻被扭曲了，尽管机械臂的外形改变不大，但活塞和金属钉这些零部件有的已经弯折了近九十度。我试图将球体转回去，但已经有一只机

械臂不再听我使唤，它自顾自地也开始扭曲，露出了它掌心中的光芒。

光芒在变强。

蒸汽喷涌，剩下的那只机械臂的活塞和钢钉耐不住内外双层高温，纷纷脱离了机械臂而飘浮于空中；至于机械臂，则凭着我引以为豪的自制框架，用食指点到了球体。

一时间，金属碰撞的叮当声一片。

“这玩意儿……就比那粉红色的寄居蟹都离谱！”卓姆边说边如一只软体生物般滑出了车底，“还真就是个人造太阳呗！”

“而且是个有着低级的物理认知的人，用超前的科技造出来的。”

“你是指那个能吸收光的黑洞？”

“以及这个能扭曲空间的太阳。”

事后想来，我习惯无视人的习惯确实不好，但这帮助了我在卓姆的不间断的毫无学术性可言的话中静下来思考事情。于是我再度把思维归还给了那

个蓝色金属球体，以及那个箱子，以及那段被风沙掩埋了的名字。

对，还有它愚蠢的制造者。

如果卓姆第一次是向左旋的球体，而我确信我是向右旋的，那暂时还能对这个太阳和黑洞的变化做出解释；但如果不是，那我就必须考虑包括温度和日照在内的环境因素，以及时间流逝导致的周期性变化。

“……那我觉得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小——”

“你往哪边转的？”

我承认我说话的声音有点小，但卓姆常以“顺风耳”自居。

“……男孩用他父亲，或都随便谁的设备创造出来的礼——”

“你往哪边转的？”

被微型无人机包裹的手揪着卓姆的衣领把他按到了墙上，这显然把他吓了一跳。

“冷静点儿，孩子。我向左转的。”

常年裹着绷带的手扳掉了一个微型无人机，卓姆知道这会使我发笑，或者根本不屑一顾。但我总归会去捡起那个无

人机。

“下次回答得及时一点。”

“一定。”

叁

巨大的车载发电装置开始运转，经历了许久的沉睡，属于前文明的实验室里终于再次亮起了光。

不得不说，这是我在离开阿斯克后第一次感到安心。

上次卓姆只是清理了一小部分的积沙，便搬走了原先置于一个货架顶部的金属箱；这次彻底打扫了整个实验室后，另一个同款的金属箱也被我们打开了。

这个箱子里装的东西就比较普通了，是一把刺刀，至少外形是一把刺刀。

实验室里的大部分设备都还能用，尽管各式各样的按钮有些多，但凭着那些和科学实验室打交道的记忆，我成功打开了一台电脑。

请输入生物识别信息。

我毫不犹豫地用刀刺穿了用来采集指纹的电子板。

离了电脑，我再次环视一

遍整个实验室：空荡荡的货架占用了大部分地面空间，电脑旁有一台类似打印机的设备，大概是因为内置电池，并没有外接电线；还有两个不小的圆台，分置于天花板和地板上，不过上面那个已经有大半被卓姆炸毁了，我也无从猜测它有什么用。

灯忽地闪了一下。

卓姆的头探进了实验室，然后是他风衣的后摆。“起风了！五六级吧！”他大喊，尽管实验室里很安静，“我准备断电了，你快出来！”

灯又闪了一下，然后便进入了短暂的明亮与黑暗的交替。卓姆赶紧冲向了发电机，弥米尔则投出了蓝色荧光，尽管只能照亮我眼前的一小片空间。细小的沙尘打在我的脸上，风也涌入了实验室，我甩出抓钩钩住卓姆炸出的大洞。

弥米尔跳下了我的肩，跑向角落。

发电机的转轴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巨型卡车的引擎轰鸣和狂风的咆哮。

“弥米尔，回来！”

但那个智力水平并不高的三足机器人没有停下，它冲向那个角落。

微型无人机从我胸前的舱室飞出，效仿着我的手的动作包住了弥米尔，但这些往日无比有力的无人机，此刻却没能将弥米尔拉回我的身边。

风又大了一分，原先零星的黄沙已经成股，浅浅地铺满了实验室的底部。我又一次往回扯弥米尔，但只扯下了些许金属残片。

“你还在等什么？”

没等我回答，巨大的金属绳索接上了我的抓钩，藉由车辆引擎拉着我飞出了实验室——那黄沙构成的浪潮已经涌到了我们的身后不到五米。等我略一在车顶上站稳，卓姆便踩死了油门。

肆

说实话，当我的微型无人机带着弥米尔的芯片飞回来时，我还以为那只是一块沙漠中废弃的无用黑铁。

当然，我也没想过我那些微型无人机还能回来就是了。

不过，复原机器人的工作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过于困难了，于是我趁着卓姆再次打扫实验室的时间，回到了我的母校，阿斯克星的亨德尔大学。

由于飞船是降落在太空港，而运线轨道又直通校园内部，我失去了欣赏阿斯克那些霓虹灯的机会，但迎接我的人，我的改学了机械的宿友告诉我，现在阿斯克的霓虹早就不如两年前那样闻名各地了，他已经无法再称为“霓虹文化”，只是那些商人的手段。

可惜，亏我还曾做过那么多梦。

复原的过程并不漫长，因为我只让他们重铸一个能读取弥米尔那种旧式芯片的老版小机器人，顺带着再帮我优化一下无人机的指令系统。不到一个小时，我便得到了一个用新式合金打造的两足机器人——它还会说话。

“喂……弥米尔。”

黄色的笑脸在滚动过后定格在了弥米尔的显示屏上，机械的声音随之响起。

“嗯，我在。”

“告诉我，你在那个角落里看到了什么？”

笑脸变成了问号，“请说明，是在哪个角落？”

“行动报告，阿斯克 138 年 6 月 13 日下午 3 点 40 分。”

公式化的描述终归是比感性的询问更有效，弥米尔的显示屏再次滚动，直接用投射给了我答案。

很遗憾……为了所有……为了灰烬。

字下面是一道极不明显的缝隙。

字有很大一部分都被磨去了，不过我至少明白了，那个金属球和那座实验室，一定是用来毁灭什么东西的。

希望卓姆能安分一些。

伍

当我从无人的基地顺着民用雷达给出的路线找到卓姆的车时，那扇弥米尔发现的暗门已经被卓姆炸穿了。

果然，对财富的渴望总是大于预感中的恐惧。

门后是一条暗道，很窄很暗，什么都看不清，但我只需

将胸前的无人机舱室扔出，就能将暗道里的情况探个大概。

没人。至少没有在动的人。

我抽出刀，侧着身子向暗道深处走去。

陆

醒来的瞬间，我甚至有些怀疑，疼痛和意识到底是谁先回到我的脑中的。

迎着微弱的光，我勉强看到了我掉下来的地方：大概离我所处之地有十米高的断层，断层的右侧还插着刺刀。

好吧，这次确实是我臂力不够。

我从接住我的湖水中站起，第一眼就看到了躺在一边的卓姆，他没有任何装备保护，身体与水泥地面亲切接触，但是还有些微弱的心跳。

“你真会给我添麻烦。”

“哦，孩子，是你在给自己找麻烦。”

微型无人机全部离仓，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构成了一条三维隧道，卓姆的身影随之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你最好解释一下。”

“科技，懂吗？是前文明的遗物。”

“那这是……假人？还是拟态的？”

“其实，只是一些光影的把戏。”

惊愕只持续了片刻，然后就是雷姆一记重重的上勾拳，几乎把我打回了之前的晕迷之中。我强打精神，指引着微型无人机全部向卓姆扑来，但那颗人工的不知是太阳还是黑洞的玩意，却已不知何时从我的背包里到了卓姆手上。

“再见，孩子。”

卓姆特制的飞镖手雷扎在了我身上。

柒

血液滴落，可我却看不到它落到了哪里。

暗紫色的空间，瞬间出现而又在瞬间消失的人形，持续而古怪的声响。尽管地形与先前无异，但我不敢确定我在哪里。

就像是同一个世界的另一个空间。

地面很结实，走路没有问

题，但是明显速度更快，原本无光的周围，此刻被色彩充斥，反而更易辨析前路。

反正只有一条路，追。

穿过一道较为矮小的石门，水泥路便旋成了螺旋下降的阶梯。而在大概50米之下，一颗巨树扎根于此，成为了螺旋阶梯的中轴，与它那庞大的白色枝干相似，红色的树枝树叶成了路障，横于阶梯多处。

而卓姆，他即将走到阶梯之末。

我纵身一跃，目标是下方的树叶。

树叶没有摇晃，我也没有感到冲力，立刻又向下一片树叶跳去。

事后想起来，我当时的举动愚蠢无比。没有明确的动机，没有明确的目标，仅仅是脑热，便去追已经有强力的前文明遗物的卓姆。但整体而言，我很高兴，当我跳到树根处，卓姆朝我走来时，我挥出的那一拳，没有犹豫。

卓姆飞了出去，带走了我视野里那些紫色的光。

这下，我看清了巨树的

“根”。

另一个金属球体在“根”中旋转，数个按钮和显示屏构成了“根”的其他组成部分。而现在，投影仪正在报警，提示着我将跟“根”填补完整。

另一个中空部分，此刻正在等待。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将刚刚又归于我手中的金属球体放进去。

“哈，看起来，你害怕了。”

在金属箱的碰撞声中，卓姆擦着嘴角的血站了起来。“没事，害怕是正常的，人都会害怕未知。”

“你在古籍中见过它了。”

“不止是古籍，还有现在。”

卓姆的声音很沙哑，步伐在摇晃。

“它叫伊卡洛斯，是它毁灭了这颗星球上的前文明。”

“所以，你一个拾荒者，找他干什么？”

“要一点东西。”

“你觉得它能威胁政府？阿斯克的技术比它强好几十倍。”

“那是你觉得。”

机械活塞起伏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上一次我听到这声音，还是在卓姆打出那一拳之前。我赶忙回头，但那飞镖手雷又一次扎在了我的身上。

我在泛起的紫光中挥拳，但拳头却穿过了卓姆。

卓姆拾起金属球体，放入了等待已久的“根”。

伊卡洛斯的枝条瞬间暴涨。树叶上的脉络，根茎上的缺口，全部变成了冒着生命力的新枝，包住了螺旋阶梯。我看着卓姆的眼放出光芒，看着他借一个按钮，中止了伊卡洛斯的生长，看着他走到那两个金属球体面前。

于是我试着按下了那个按钮。

紫光退散，枝条暴涨，吞噬了卓姆的身体。

但却开玩笑似的给他剩了个头。

卓姆很应景地摇了摇头。

“所以，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任何怜悯地问，“以上帝之名。”

“哪句？哦，我知道，是‘尽

归尘埃’。”

“那为什么会是个人工太阳，或者是人工黑洞？”

卓姆没有回答我。他的生命被伊卡洛斯抽干了。

终

曾经有个小男孩喜欢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想种太阳，小男孩便给她造了两个太阳。

然后，在“不当”操作下，小男孩成为了黑洞的第一个原住民。

男孩的父亲很伤心，于是他以那两个人造太阳为核，用机械创造了一个独立生命体出来。

到这里，这个古籍中的故事也是漏洞繁多。

后来，这位父亲发现这个他在“无目的”的情况下创造的生命体，可以吞噬人的生命和机械的能量，他便在悲伤中让伊卡洛斯无序生长，摧毁了前文明。

好吧，我编不下去了。

在离开洛之前，我没能找

到卓姆的那本古籍，只好依照自己的理解给我所经历的一切一个解释。

“其实我觉得还有些合理性可言。”

父亲坐在躺椅上，享受着阿斯克不多的阳光。

“你可以说，‘父亲在毁灭了前文明后，一个人守着过度繁茂的伊卡洛斯，直到其因营养不足而缩小，便封闭了其所的空间’。至于那句‘尽归尘埃’，你可以理解为那位父亲的感慨，毕竟洛上全是沙漠。”

“您说的对，不然——”

“不过你要合理一点的话，也行，毕竟你是洛上最后一个活人。”

我先是一惊，随后就是一笑。

“您一开始就是让我用伊卡洛斯吞噬那颗星球，对吧？”



一加一等于几

2021级21班 碳酸钙

在费城的一个闷热的六月，明茜小姐正坐在办公室中批阅试卷，她显得有些烦躁，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学生。不久，办公室的门开了，伴随着一阵热浪涌进屋内，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打扰一下！”艾尔小心翼翼地试探。

“进来！”明茜小姐抬一下头，扶了一下眼镜，“来，艾尔，到我身边来，看看你的试卷。”

艾尔缓缓挪到桌子旁边，盯着自己的试卷，看了许久，抬起头，问道：“有什么问题吗，明茜小姐？”

“问题大了！”明茜小姐提高些音量，“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认真做题，1+1到底是多少？”

“11，明茜小姐。”

明茜小姐感到有些气愤，

她皱紧了眉头，但终究是叹了一口气，拿下眼镜轻轻揩拭，“你好好对我说，不要开玩笑！”

“十一！这是我的最终答案！”

“这样吧，艾尔，你看这里是一支笔，如果再有一支笔，那现在一共……”

“不，就是十一！”艾尔大喊一声，哭着跑出办公室。

“真是不可理喻！”明茜小姐无奈地对其他老师说，“这孩子怎么会这样？”

这一天，明茜小姐是在费解与无可奈何中度过的，然而第二天，她被叫到了校长室。在校长办公室里的，除了校长克里斯，还有艾尔的父亲，斯通思先生，以及还在抽泣的艾尔。

“哦艾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克里斯先生安慰着艾尔，转身对明茜小姐说，“明茜，

我想你应对你的所做所作感到抱歉。”

“我并不会这么想，因为我本来就没错！”明茜小姐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艾尔哭得更大声了。“克里斯先生，你们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斯通思先生说完，便带着艾尔离开了校长室。

“听着明茜！”克里斯先生明显压低了声音，“你必须承认，一加一有很多答案，这关系到学校的名声……”

“不，我是不会认可一个错误答案的！”

当天晚上，明茜小姐在新闻中看到了今天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随后电话声响起，电话那头是克里斯先生：“听着，明茜，你今天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校的声誉，明天上午九点你务必来一趟礼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尽管明茜小姐有些忐忑，她还是在隔天上午九点出现在了礼堂的门口。她刚一推开门，无数的记者向她拥过来。

克里斯先生站在讲台上看着这一幕，“记者朋友们，请先等一下，我们先把明茜小姐请到台上来。”

记者们让出一条道，让明茜小姐走到讲台上，“你到底想做什么？”她略带怒气地质问。

而克里斯先生并没有回答她，径自说道：“记者朋友们，对于昨天的事情，我感到很抱

歉，为阻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学校给予明茜小姐开除处分！”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明茜小姐愤怒地瞪着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人，并没有人关注她。

“因为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学校，也是一个开明的学校，我们将照常支付她应得的工资！”克里斯先生继续说道，并从公文包中拿出两叠钱。

“首先，这是你第一个月的工资，为一千美金。”他高举着钱向台下展示着，同时向明茜小姐轻蔑一笑，“其次，这是第二个月的工资，同样为

一千美金！那么，明茜小姐，你这两个月应得的工资为一千加一千为两千美金……”

“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明茜小姐眼睛闪出一道光，嘴角微微上扬，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她。

“很感谢艾尔同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这也证明您算错了。”明茜小姐走上前，抢过克里斯先生的话筒，“应该是一万一千美元整，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处分！”

十字路口

2021级4班 徐瑞喆

熟悉的，陌生的
你徘徊在无数个十字路口
是前进还是后退？
向左还是向右？
忘掉的，记不起
记起的，忘不掉
向左拐，你看到了——
过去
那是无忧、快乐

是你所欣慰的
又一个十字路口
向右拐，你看到了——
现在
那是破碎、无奈
是你所烦恼的
又一个十字路口
向前走，你看到了——

未来
那是冷漠、难言
是你所拒绝的
又一个十字路口
这次，你选择退回起点
你突然发现
忘不掉的依然忘不掉
记不起的为何统统记起

不需要眼泪的夏天（下）

2019级10班 零柒贰八

Chapter 4

“逝去的过往 / 就别再回头望 / 逝去的过往 / 就别再多想……”

晚饭后，祝珏惊喜地发现广播喇叭里正播着这首《迷途羔羊》。祝珏沉浸在张震岳慵懒的声音中，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好一会才迈开步子走进教室。

祝珏发现梁钰桌子上有几张很精美的纸。梁钰正拿着一张细细地读着。祝珏从梁钰身后挤向自己位置时，好奇地探头看向梁钰手里拿着的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五彩斑斓的，似乎是一个男生写的祝福。梁钰察觉，立刻遮挡住纸。

祝珏看到梁钰挡住纸，突然特别好奇，心里痒得难受，但又觉得那是梁钰的隐私，就

没再去。坐下后，他随口调侃道：“情书？”

“不是，只是一个特别好的男闺蜜送的。”梁钰看看祝珏，嘴角扬一下，说。

“哦~男、闺、蜜、啊。”祝珏从书包里掏出书来，说。

“只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梁钰看着手中的纸，眉头轻皱，说。

“嗯嗯，这男闺蜜还是青梅竹马。”话已出口，祝珏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莫名其妙阴阳怪气的。祝珏自感失言，有些手足无措，感到后悔。

“都说了只是普通朋友！”忽然，梁钰一声冷喝在祝珏耳中炸响。祝珏一惊，立刻看向梁钰。只见梁钰眉头紧皱，一双眼中结了冰，脸上寒气弥漫，瞪着祝珏。祝珏感觉仿佛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刷刷地打在了

自己身上。

语罢，梁钰接着转回了头去。

“咋了这是？”江月滢关切的问道。

祝珏张张嘴，什么也没说，回头对江月滢笑笑，脸上一阵阵地发烫，拎起笔想写写作业，却只写了两个字便再也没力气继续写了。祝珏无力地坐着，不知道该作出什么样的表情，左手不知所措地这待一会那坐一会。突然，他感觉江月滢推了下自己。

紧接着一声轻轻的抽泣声刺进祝珏左耳。

祝珏的心漏跳一拍。他瞪大双眼，猛地转头看向梁钰。

梁钰头低着，眼肿得像两颗小桃子，眼泪大颗大颗地摔下来，砸到她大腿上。

“对不起。”话几乎瞬间

就从祝珏心底涌出了嘴巴。

“对不起，梁钰。”

“你别难过了好吗？”

“真的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说的，对不起梁钰。”

“梁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很讨厌，别人这么说我。”梁钰声音有些沙哑，哽咽着说。

“对不起。”

梁钰吸溜两下鼻涕，闭眼，又是两颗泪珠坠落，睁眼，两张卫生纸正飘在自己眼前。梁钰接过纸，用力擤了擤鼻涕。耳边传来刷刷两声，又是两张纸被递了过来。

“擦擦眼泪吧。”祝珏说。见梁钰盯着大腿，又接过纸去，祝珏便没再说什么，转回头来开始学习。

“其实是我自己事儿多。我老是这样。”秒针转过一段沉默，梁钰忽然开口道。

“对不起。”祝珏看向梁钰，说。

“没事儿，是我自己事儿多。”梁钰垂目说，“你别难受了。”

祝珏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梁钰，随后突然一笑，说：“你眼睛肿得像两颗小桃子。”

“啊？”梁钰也笑了，两眼荡出阵阵水波倒映着点点星星，“噯。”

Chapter 5

分班考一共两天。第一天，祝珏还只是一点咳嗽，流鼻涕，第二天就高烧，稍微说一个字就会咳嗽不止。每咳嗽一下，不知是气管还是肺就会传来一阵疼痛。感受到爸妈无奈又担心的目光，祝珏拍拍肩膀上一直叹气的妈妈的手背，断断续续地说了句“没事，走了。”，拿起盒退烧药便和爸爸走出了家门。

车行驶在路上，惨白杂一点黄的路灯光一次又一次地扫过祝珏沉睡的脸。路途尚未过半，祝珏忽然醒了过来，睁眼看到窗外，凌晨漆黑的天空里点缀着数不清的星星。原来天上有这么多星星啊……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说话呢，怕打扰我睡觉吗？我没事的。祝珏笑了起来，又合眼睡了过去。

到了学校，老祝轻轻开门

下车，轻轻打开后门，轻轻叫醒祝珏，随后一言不发地帮祝珏背上书包，理好衣服，目送着祝珏慢慢走向偌大的校门。

祝珏浑浑噩噩地踏进校门，浑浑噩噩地走进教室，浑浑噩噩地坐下，感受到梁钰担心的目光，便笑着在一张淡粉色的便利贴上写下“早上好，梁钰”，递给了她。

考试时，祝珏心态出乎他意料的平静，静静地做完题，涂卡，贴码，然后戴上兜帽趴下睡觉。上午第一场，监考老师注意到祝珏趴着，轻轻皱着眉头走过来，右手伸进祝珏帽子里摸摸祝珏脸颊，什么也没说便走回了讲台。

终于熬过了分班考，一天到晚什么都没吃的祝珏回到了教室。下午考完第一场他便发觉自己的感冒好些了，虽然仍发烧，但至少不会再说一个字就一直咳嗽。

梁钰已经回到了教室，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祝珏走过去，说：“我要去固话机打电话，回家，扛不住了。”

“啊？你感冒还很严重吗？”梁钰问。

“好点了。”祝珏感觉自己鼻子里像灌了铅，“但还发烧。”

“哦，那你快回家休息休息吧。”梁钰笑着说，“拜拜。”

一通电话打完，祝珏得知爸爸早已在校门口候着了。扣上话筒，祝珏本打算直接去校门口，但刚转身就看到梁钰笑眯眯地走过来。祝珏一时有些恍惚。走路时居然不冷着脸了。祝珏心想。真难得啊。

“唉，我也想回家。”梁钰笑着解释道，“问问我妈。”

祝珏心里一紧。完了，这货要挨骂了。果然，祝珏看着梁钰脸上逐渐晴转多云。祝珏无奈地笑笑，看梁钰转过身，皱着眉，如往常般一脸不开心地走向他，刚准备开口安慰，便看到梁钰忽然双眼一弯，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祝珏又一次有些愣神，旋即一笑。

“唉，被我妈训了一顿。”梁钰笑着说。

“我就知道，”祝珏说，“我印象里阿姨很严。”

“对。”梁钰委屈巴巴地撇撇嘴。

“走吧，陪你回教室。”

祝珏转身走向楼道口，梁钰从他身后跟上来。

“我挺惊讶的。”两人并肩走着，祝珏目视前方，说，

“你好像不自闭了。以前的时候，明明很爱笑，却一直冷着脸，走路冷着脸，上课冷着脸，犯困也冷着脸。”

梁钰笑容明亮几分，说，“谢谢，嘿嘿。”

“哈哈，没事。嗯……你生日几月几号？”

“七月二十八号。”梁钰说，“你呢？”

“好，记住了。”祝珏点点头，说，“五月九日，那一年的母亲节。”

“哇！”梁钰看向祝珏，眼里亮晶晶的，笑着说，“我也记住了。”

两人走到教室旁，祝珏停下，说：“再见，梁钰。”

教室里明亮的灯光投进昏暗的走廊中，照在梁钰身上。梁钰向前多走了几步，停下，回头，脸上是她一如既往的如同太阳般明亮纯粹的笑容，温暖又带一点顽皮的笑容。

梁钰向祝珏挥挥手，说：“拜拜，祝珏。”

祝珏笑笑，转身走进了黑暗中。

Chapter 6

晚上放学的铃声响起，祝珏收拾了一下，走出教室。无论是高二还是实验班的生活，学习节奏与压力都跟祝珏高一在普通班时有着天差地别。祝珏叹口气，心里盘算着今晚在家三个小时要学什么，如往常般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

临近楼道口，祝珏余光忽然注意到身后较远处的梁钰。好久不见她了，在门口等等她吧。祝珏一笑，心想。

祝珏走出楼道口，抬头看见一轮明亮皎洁的圆月正挂在空中。祝珏走两步，站定，看黑夜中大家如往常般涌向各自的方向，耳边是各色的说笑声。

忽然梁钰从祝珏眼角闯进祝珏视线，脸上是以前祝珏常看到的笑容。祝珏刚欲喊“梁钰”，便突然发现梁钰和另一个又高又帅的男生并肩走了出来。梁钰看看男生，笑意似乎又浓郁了几分。

忽然耳边什么声音都没了，那名字卡在了祝珏喉咙里。祝

Chapter 7 尾声

临近高考了，祝珏仍还是梁钰的朋友，也仍喜欢着梁钰。他在等，等自己成年，等高考最后一科的铃响，等自己足够成熟，再向梁钰彻底地说出那句话。两年间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祝珏正铆足劲等待破土的那天到来。

一日早上，班主任笑呵呵地给正在干餐厅卫生的祝珏看了张照片。照片是一对新人的结婚证，证件照里，男人和女人穿着和祝珏身上相似的校服，微笑着看着镜头，定格下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班主任笑呵呵地说这对当年在她手底下的时候就差不多在一起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在一起，终于要请她喝喜酒了。祝珏也笑吟吟地说是吗，真好呀。然后便继续擦桌子，心里又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盼。正如幼稚园杀手在《不需要眼泪的夏天》中所唱的一般：

“这个夏季不需要眼泪 / 勇敢的向前飞 / 把爱藏在心里 / 面就不会害怕天黑……”

（全文完）

我好像……

公交车上，祝珏一直沉默着，呆呆地盯着车里某处。车到半路，一旁的好哥们庄士武终于忍不住了，问道：“你啥毛病？”

“我好像不喜欢韩琳了。”

“啊？”

祝珏忽然笑了起来，看向庄士武，说：“我不知道。”

“我听我的一位恩师说过，每个人对一位异性的心动都有可能只是一时冲动，但当这种冲动持续两个月之后，冲动就不再是冲动了。看来我要再等两个月了。”

“啊？”

祝珏掏出钥匙打开家门，换完鞋走进客厅看到姥姥正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电视。祝珏蹿到姥姥身边，一屁股坐下，说：“晚上好，姥姥！看啥呢还没睡？”

“唉呀，这个（guo）《梁山伯与祝英台》刚（gang，二声）着（zhuo）好咧。唉呀——”年逾八十，满头银发，极瘦削的姥姥右手摸着脸，左手放在合拢的腿上，笑眯眯地说。

珏浑身鸡皮疙瘩暴起，心猛得收缩又舒展，阵阵酸涩感如同狂风吹荡起的海涛不断冲刷着祝珏内心。祝珏脑瓜子里一片空白，瞪大双眼，眼中尽是不可思议，杵在原地看着梁钰远去。

梁钰说过她高中不谈恋爱。这句话立刻从祝珏脑海中冒出来。

对不对对不对，我，我是吃醋了？我不是喜欢韩琳吗，欸，她本来也……

哦，对，她本来就不是只会也不应该只对我那样笑啊，但是我……

我……

“谢谢你，祝珏。”

“啊？喊。”

“早上好、早上好。”

“我不知道。啊，我去拿本书。”

“我怕我光跟你说话。”

“谢谢，嘿嘿。”

“好呀。”

“没事儿，其实是我事儿多，你别难过了。”

“你感冒怎么样了？”

“七月二十八号。”

“拜拜，祝珏。”

李后主感故赋词

2021级2班 流 火

(正末扮李后主上,诗云)四十年来旧家国,三千里地好山河,一旦归降为臣虏,沈腰潘鬓自蹉跎。某李煜是也。自先祖升元皇帝,代吴而立,号曰大唐,北纳江淮,东和吴越,宵衣旰食,保境安民。先父元宗皇帝,拓土开疆,攻灭闽、楚。适逢周世宗率众南侵,攻至江干,投鞭断水,进逼金陵,先父无奈,只得割江北十四州府与之,削除帝号,奉周正朔,以保江南半壁。后东桥兵变,厥有皇宋。可叹周世宗一代豪杰,身死祚移,孤儿寡妇,见欺于信臣之手;社稷江山,委质于武夫之列。唉!想某承继国统,势已飘摇,无心振作,只图偏安。战战兢兢,一十五载,侍奉上邦,敢不周全?谁知仍不免刀兵交加,干戈沸喧。鼎臣徐卿曾代质问,某何罪之有,答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呵,名为讨逆,实为强盗!更可恨那樊若水,卖国求荣。

一桥突起,天兵骤降,金陵孤危,救兵难调,终于肉袒而降。自是举族迁梁,太祖皇帝特加厚遇,某获封违命侯,广赐宅邸,形同幽囚。又是前岁,太祖皇帝骤崩,其弟继位,其中情状,扑朔迷离。英雄身后,亦为岑寂,好不教人徒增叹息。某自囚于汴京,门庭零落,鞍少马稀,门可罗雀,江湖憔悴,一身孤凄。(哭科)昨夜忽得一梦,魂游上苑,往日繁华,一一还目,好伤感人也!(唱)

【新水令】三春风雨染轻埃,正潺潺,落春帘外。身如游上苑,梦觉冷形骸。闲步青阶,看林花谢去留残态。(下)

(外扮徐铉上,诗云)奉承宋皇帝,来寻唐主人。身登新朝殿,怀念旧时恩。下官司徐铉,表字鼎臣,广陵人士,初仕江南,官居知制翰林,随主归宋,改任右散骑常侍。今

晨入宫见驾,上问:“曾见李煜否?”铉惶惶对曰:“臣安敢私见之?”遂召命我来见。想昔日主上殊遇,亲之信之,身加公卿,累受国恩,如今北居数载,无诏竟不敢一探,好惭愧也!来此已是。好生奇怪。堂堂白日为何紧闭府门?待我叩之。(叩门科)门子开门来!

(净扮门子上,诗云)生入离乱世,老来做门官。侯门虽称主,实在如囚酸。自家门子便是,幼年无依,混迹军旅,所喜一身转战,尚有性命留存,上官瞧我垂老,便派我到这侯府做了一个看门之官,浑噩度日。可笑这侯府与别家不同,终日只知闭门不知开门,今日竟闻得叩门之音,真乃奇哉怪也!

喂,送菜走后路,卖货速转身!(外云)我既非翰里送菜果,亦非兜售货品,请来开门。(净云)喔,不是送菜,也不是卖货,更是奇了,待我开门来看。(开门科)嘻,原来是个与我一般

的老头儿！老先生来此做甚么事呵？（外云）我乃你家主人之友，特来拜会。（净摇手科，云）我家主人不见客！转去罢！（外云）且住！我姓徐，名弦，字鼎臣，与你家主人实乃故交，你报与他知道，他必容相见。（净云）老先生有所不知，我家主人并非自己不愿见客。（外云）却是为何？（净云）乃圣上明令，不得与人相接，哪容你随意相见？速速转去罢！（外云）下官正是奉了圣命。（取诏书科）你看诏书在此。（净接科，云）真有诏书？（外云）如假包换。（净惊科，云）这等是上官了，请进！待我通禀。（外云）有劳了。（净云）禀主人，有上官到访。（正末上，云）甚么上官？（净云）有一位老先生，携带诏书，言道乃是主人之友，前来拜会。（正末云）好生奇怪，在此经年，故人皆不登门，却是何人？（净云）他连名带姓讲了一大堆，小老儿也不曾记得清楚，只记下了一个姓。（正末云）姓甚么来？（净云）对了，姓徐。（正末云）呵！敢是徐鼎臣么？（净云）正是。（正末云）请他堂上稍坐，我更衣来见。（下）（净云）老上官，

我家主人请你到堂前稍坐，他更衣来见。待我取椅儿来。（外云）多劳了。（净下，搬椅子上）（外云）为何两个椅儿相对？（净云）我家主人位在公侯，老先生乃是御前上官，自然相对呀。（外云）但正堂一椅足矣。（净云）却是怎么说？（外云）老哥哥有所不知，我与你家主人虽称故交，实则份属群臣，岂有相对之礼？依我言罢。（净云）如此是了。（挪椅一至衙中，一至侧，下）（正末上）鼎臣兄何在？（外跪科，云）臣徐铉参见主人。（正末扶科，云）啊呀呀，今日焉有此礼！（正末，外相对哭科）（外云）多时不见，主人如何形容消瘦至此？（正末云）鼎臣兄呀！（唱）

【驻马听】一自别来，沧海横流双泪刻。东风相迫，沉思往事只堪哀。经年风月暗沉埋，故国回首天涯外。朱颜改，雕栏玉砌应犹在。

（外云）臣闻自古无不亡之国，往者不可追，主上请免悲伤罢。（正末云）你道往者不可追么？（唱）

【折桂令】想金陵花月官街，车似川流，马似龙骖。畅好是重按霓裳，细擘箫管，妙舞歌来。开玳宴衣冠鼎槐，列嫔娥锦绣宫钗。玉殿瑶台，天净轮开，只落得空照秦淮。

（外云）主上与衣冠公卿共治国家，如今倾覆也是臣等之罪。（正末云）当日错杀了潘佑、李平，我好悔也！（唱）

【雁儿落带得胜令】潘员外中书选俊才，李郎中卫尉称豪率。身处在庙堂颠倒歪，眼见了社稷飘零败。呀！效祢衡狂鼓到兰台，作荀令素练系幽斋。**【外哭科】**（正末云）还有那冤死的林仁肇呵！（唱）反间计反不了忠良骨，入骨毒毒杀了节义胎！哀哉！欠下了江山债。悲哉！大错铸成岂能改！

（外云）墙外有耳，还望主莫要再做此等言！（正末唱）

【收江南】呀！说的我一行清泪一行揩，把春花秋月苦相猜。（外云）这愁情有多少？（正末唱）恁问到几多离恨几

多哀？怀中愁似海，若碧草也乖，恰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排。

（外云）讲了半日，愈发悲伤起来，咳！（正末云）都是我的不是，竟不曾奉茶。门子看茶！（净内云）来哉！（上，递茶科）主人用，上官请用。（下）（正末云）未曾看问鼎臣近来如何？（外进茶科，云）臣受宋恩，加右散骑常待，职在清要。去年奉旨，参编《太平广记》，今又得诏，筹修《江表事迹》。（正末云）喔，江南国史！赖卿修撰，益为相益。（外云）谢主上。（正末云）只是卿治世之能，辩难之才，无复得用，也是可惜。（外云）论治世之能，辩难之才，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老将何为？暮年修书，兼乐诗文，了却残生罢了。随喜近日检点，得存舍弟《说文系传》四十卷。（正末云）可贺。楚金兄文字之学，尽善尽美，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想他忧国而亡，睹物思人，卿莫悲伤也。（外云）楚金不见国破之日，亦为可羨。（正末云）皇宋国基初固，文华待照，卿立意著述，兄弟二人，皆可留千古名也。（唱）

【沽美酒】宋官家非量窄，升平世眼前来。你也可依约斟酌排字楷，或学那耽歌舞的韩熙载，避人事逞诗才。

（外云）臣谨奉命。（净上，云）官差来告，天色不早，徐上官不敢久留。（外起辞，云）臣告辞。（正末起，云）鼎臣兄暂留。今日一去，再无会期，如今诗文难做，唯撰清词两阙，赠兄消遣。（正末铺纸磨墨科）（外云）谢主上（正末写科）（外接科，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呀！主上此词，字字泣血，非同凡手，岂称诗余？（正末云）鼎臣兄如此谬赞，不若为我寻一二妙伎歌之，便无憾也。（外云）主上不可。此词一出，摇动人心，恐怕致祸。（正末云）咳，亡国残骸，死亡无日，我如今又有何恐，又有何怕？（唱）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本行吟纵笔潇湘客，登楼联赋仲宣魄。谁料得阳错阴差？一

霎时衰衣加，一霎时家山破，一霎时南冠戴。蔡威公泪已干，秦子婴更无奈。把那些儿兴亡看骇！可著数语话凄凉，几更番悲寂寞，镇日里消磨耐。想人情易老悲，多沈醉难归梦，何妨做东阿辞采？顾不得才与命相乖，畅好是吾与卿共解。

（外云）臣再谢赐。主上，臣是去了。（正末拜科）伏期再会。（外云）臣上去了，去了。（诗云）苍生何可奈，江表更无人。岂惮寻故主，犹思以后身。（下）（正末诗云）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下）

致谢：

在学习《窦娥冤》时便想尝试写杂剧。在翻阅前几年学长学姐们的作品时，有幸读到2016级龙图阁公高一时的戏剧作品《刘墉应考》，备受鼓舞。在最近的写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也要感谢2015级丸泥先生的帮助与陪伴。

再一次诚挚地感谢超有才超可爱的两位学长！他们是我的男神！

秦崇皓同学于高一寒假期间创作了15500余字的小说《公寓》，全文共有“卖血人”“上流”“老少”“男女”以及尾声等五部分。其中前两部分内容已在《黄河口文学》2021年第4期刊登，并被评为2021《黄河口文学》优秀作品（小说类）。自本期开始，《弘毅》将分四期连载全文，以飨读者。

公寓（一）

2020级28班 秦崇皓

一、卖血人

租的房子到期那天，我搬进了公寓，因为恰好那条小广告发到了我手里。

我跟房东约在我看病的医院见面，然后看房子——那是栋局促的小楼，随处可见的危房，用预制板和彩塑钢像积木一样拼起来。

本来我不想租的——因为房东，那个半老的佝偻男人太吓人，但房租很便宜，一百平的单间，每月才一千块出头的租金，实在太诱人。所以虽然有种种不满，我还是住了进来。

“唔……徐……”房东嘟念着，“第四个住户……叫你徐册好了。”

“我有名字。”我很不满。

房东愣愣地盯着我：“公寓里经常换人，我记不住。——给你钥匙，你住二楼西户。”

喏喏地应着，我找去了自己的房间，出乎意料的是阴暗潮湿的楼道里意外的干净，倒也合我的心意。

可房间就有些古旧了，虽然在阳面却依然阴暗，里面还在用老旧的煤气灯。

在摸索怎么点亮煤气灯的时候，背后突然有人戳我：

“打火机。”说着，一只手帮我点亮了灯。

一个瘦高的人影站在背后，皮肤不自然的蜡黄，头发贴着头皮打着卷，在火光下油黑。

他说，他叫汪甘。

汪甘住我对面，和我一样，是公寓里少有的闲人。我总是 在屋里写点什么，他也很少出去，出去也很快回来，像是他那身皮包骨头会被阳光烤焦一样。一来二去熟络后，因为他

怕冷还住背阴，加之是冬天，就常在我房间借些热气。

一日，我在写书，他又拖着那个宝贝火盆，杵着进来，在灯上借了个火，点着了那儿块炭。

本来我是不乐意屋里生火的，但我看他冻得嘴唇青紫实在可怜，加上屋里真不暖和，我就没说什么，只是缩了缩脖子。

他讪讪地退进一个有阳光的角落，可是过了不久，他又伸手够了纸篓过去，把废纸什么的拣进火盆里，我就有点怨怩了。

“老汪，呛，先别烧了吧。”

他讷讷地停了手，只把纸拣出来，不烧。等到他拣到个药盒的时候，他讶异得近乎乐了：“徐册，你也吃药？”

“吃，身体不好。”

“你、你，你怎么了？”他似乎不太认药盒子或者是不认字。

“长了个瘤子，”倒不是避讳，但汪甘这么问还是叫人不好受。

“呀，那得好好治啊。”他吃惊了，但没让他的关心出口。我塞了句：

“老汪，看你也发虚，你怎么了？”

“我，我胃不好，胃病，肠胃不好……”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药贵不贵。

我说还行，还能付得起。

他又拐弯抹角地问我收入多少。

“三四千吧。”见话题渐渐过分，我很想煞住他的嘴，准备文艺范儿地冲他一句，结果他那张僵硬的脸差点笑出来，关心还是出了口：“吃药很贵的，我要不要借你点。”

或许是因为被一个比自己冷清的人怜悯伤了自尊，我现在还是会想起汪甘被瞪了一眼后往火盆上收缩的动作，眼睛里的卑微像被火焰灼烧了一样裸露。

决计不能再和这个人谈病

之类，不然他是绝不惮借此找优越感的，吃药治病，对他来说简直是种荣誉。

他终于安静了，可是等恼人的烟味散开，又套近乎地开了口。

“徐卍，你写书，是写什么的？”

当他声带一开始抖动我就又躁了起来，但听见自豪的事，我又想冲这个不懂人事的骷髅炫耀一下：

“写些什么，自然是什么都能写写。”我以为可以找回场面了，“但人喜欢看什么，我就写什么好了。”

“人不就是喜欢又俗又刺激的么。”他又高兴起来，像走道遇见故交，“他们看这些高兴，那是人不懂好的。”

他居然直直地又说我写“不是好的”的俗书！这又叫人可恼了。汪甘可真是个好人物。

见我冷漠，他又只好木了，抽几张废纸把火烧旺，抱着火盆哆嗦。

临近饭点了，他消失了一会儿，不久捣鼓起了油壶、盐巴，还有半个冷馒头，似乎想烤着吃了。

虽然汪甘总叫人恼他，但

自己吃饭却叫客人（他大抵也算个客人）干咽馒头，面子真过不去。于是只好乱杂杂烩了一锅热菜，喊他吃一顿。

“不了不了，怎么好意思？！你还要吃药。”他摇头和火苗一样，死活不应。

又是药了，可不叫人气他？

“那好你个阔人，啃个馒头？”我挖苦道，“给穷作家个脸吧，大善人。”

他急得白了脸，嚷自己是为了省钱，最后气呼呼地坐在锅子前，一边说会付饭钱，一边把那半个馒头丢了进去。

房东却来敲门了，依然佝偻着，穿件旧夹克：“汪甘，你阔啊。”

说着，抽了抽那个酒糟鼻，似乎是闻见了我的几片肉。

“我没阔，我没阔。徐卍请的我哩。”他急过来，挡着火盆。

“哼。”似乎是看不起汪甘的德行，“不管怎么说，房钱也欠了半月了，怎么着？”

“我，我没钱。”汪甘抽了抽，抱着那身破棉衣。

“那我没办法了，”房东习惯地瞪他，“那你托我买的煤什么的，我就先扣下了。”

“别诶，我买了的。”

“你不交房钱，我能咋办嘛？”

说着，就要吵起来，还是惊动了楼上养病的有伍和养老的宋捌，我们三个说和了半天，房东才气哼哼地走了。

“汪哥，要不你……再卖点？”有伍小声地劝。

“有儿？！”宋老一嗓子惊了有伍，两人嘀咕着什么，互相扶着上了楼。汪甘坐在半冷的烩菜前，看着自己约半个馒头泡成面糊。

最后他走的时候，从棉衣里面抠出了十块钱。

火在安静地烧。

那天我罕见地看到汪甘从外面回来。

他打扮得很体面，一色半新黑衣裤黑鞋，干净板整，头发蓬松开，向后齐齐地梳过去，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岁，衬得我有些相形见绌。

但他恹恹的，脸色像是神仙土一样凄凉，他叫住了我，有些惶恐地开口：

“徐册，能不能帮我拾些东西？”

虽然我的瘤子没什么大碍，但到底是个冠状动脉瘤，他看我要开口，哑了哑嘴，眼见要

告爷爷求奶奶。

“房东呢？不在吗？”

他更慌，似乎很是怕房东。看他可怜，我也只好应下。

他找去了，近乎悲愤地拍给房东欠的房钱，索要自己的东西。

房东哧哧骂着，瞥了我几眼，带着他去了库房，顺手从灰堆里捡出了编织袋。

“东西不少，拿去用吧。”

汪甘不想拿，但我接下了，要装一袋煤，一筐杂物，一小兜面粉什么的，挺麻烦。

他主要是找我搬煤，不想我见那兜白面，我一提，像抽了他的命根子一样，他急喊我拖煤袋子。

“老汪，你先放着，我先帮你搬这些哩。”

他抱怨衣服让煤灰脏了。

“没事，都是黑色，看不出来的。”

他几乎是哀求了，绝望地见他的东西到了袋子下层，我才幸灾乐祸地给他搬煤袋。

“徐册，徐册，你别这样。”

“啊？”

他不说话了，扛起大编织袋，我在后面扶着，他楼上的杜卅正送客，撞上我们，鄙夷了人模狗样的汪甘一眼。

等他上了楼，我见他站也站不住，问：

“老汪，你是胃病吗？上医院了吗？”

“不能上医院，不能上医院。”他摇头摆手像个小丑，“上医院钱就都没了。”

“你有钱，有钱怎么不瞧大夫？”

“我没事，我吃药，我攒钱咧。”

“你怎么攒钱呢？”

他嘬起嘴，想起了高兴的事，又找到了比我优越的地方。

“徐册，你不懂，我有相好的。”他乐呵呵地说，“钱得给相好的用不是？”

“你身体这么差，不给自己点好的养养？”

“嘿，你不懂，你不懂。”

他要放肆地笑出来了，提到他的老相好，就一点病根也从他身上找不到了。他可真是个人物。

有了煤炭，汪甘的生活也就热乎了，他天天来我这里和我分享他的火盆，他说我楼上的有伍，病了好几年了，不是靠药，就是他屋里暖和。

我谢谢他的好意。到后来熟了，索性打平伙吃饭。再后

来在我的书房一坐一天，生的火把小房间蒸得和桑拿房一样。

可他总是恹恹的，我也就只好谈谈他的相好，甚至于是我们两人的病，但他是永远说不清自己是什么病的，至于我的书，因为我刺过他，他是从不提的。但他却也令人意外的有点墨水，所以我也能和他说话两句。

可无论什么时候，不能问他他是卖什么的，但看他几乎不出门，我也大抵猜出来了。

快到过年的时候了，我这一年攒了些钱，打算回乡过个好年，但我不放心他。

“老汪，快过年了，你不回家啊？”

“不回，”他拨着炭，“我在这过，和我相好过，——你说我相好好不好，人又漂亮又不嫌弃我，虽说也不富，但不花钱，我给她钱她全帮我攒起来，我就把钱都给她。”

类似的话，我也听了不止一遍。

“那你们攒了多些了？”

“小十万了，”他笑得很开心，对他，确实是一大笔钱。他更小声地开口，“徐珊，你的书，你有没有？”

“咋？”我警惕了。

他舔舔嘴唇，不好意思地开了口：“那天我去找我相好，才知道她看你的书……也让我看了看，——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你写的书那么好呢？就，我想要本有你签名的，送我相好，还有你不需要的手稿，我，我也想看。——我不白要！我给你钱，行不？”

我乐得这个人物也看上了我的书，当天下午就带回了两大本我的俗书，自得意满地龙飞凤舞签了名。他抱着书，近乎要感激涕零了，作势要抠钱出来。

我喝住他，等到我离开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走。于是我们二人互相打扮一番，人模狗样地走了。他又约了他的相好来，一起告别。

临发车我才见到那个俗气的女人，看她穿着虽然旧但肯定很贵的皮草，我冥冥觉得汪甘要糟。

小半个月过去，过年也就是花完积蓄罢了。因为到底不放心老汪，安顿好自己后，我试着去敲他家的门。

没人。我吊着心问房东老汪是不是出去了。他正在投老鼠药，听了我问，他拍了拍药灰。

“没见，他几天没出门了。”听了我的央求，他同意拿备用钥匙去开门。

当铁门开启后，一股臭味传来，老汪已经走了有日子了。

我想报警，房东却拦住了我。

“进了这个公寓，”他找出了那个大编织袋，把老汪装了进去，“基本就等于被人忘了，你找了官家，我们更埋不起他了。”

我给老汪的书就在他手边，捏握的痕迹很明显。

“老汪还有钱，在他相好那。”我试图让老汪能体面些。

“她？”房东喳喳的，“他要是还有钱，就治他的胃溃疡了。”“还有他的相好，那天他冲我要酒疯你不在，她的相好是盯上他的钱了，早把他钱败光了。”

“那他是……”

“他是卖血人，吃的药很伤胃。”房东很平静，“估计又吃药卖血，成胃穿孔了吧。”

房东屋子对面就是个焚化炉，里面的火安静地烧着。

（未完待续）

《弘毅》第 168 期优秀作品 TOP10

《原来春艳》	2019 级 29 班 玉清
《我听见海的声音 1、2》	2020 级 26 班 秦江
《旅行》	2021 级 27 班 空空
《灶》	2021 级 30 班 蔡佳彤
《看见黑暗，思考黑暗》	2020 级 17 班 隋竞宇
《别让思维跟着舆论跑》	2020 级 18 班 单子豪
《山谷》	2020 级 21 班 席德佳
《ENTP 型人类观察记录》	2021 级 02 班 荧惑
《祝愿》	2019 级 10 班 二木生
《门》	2020 级 26 班 川续断

《弘毅》栏目征稿

情感地带：侧重写感情的文章。

成长季节：为成长见证，为青春作证。

思想碎片：学会思辨，拥有思想，从积累思想碎片开始。

书边人语：优秀书籍或优秀作品读后感或者评析。

静听世音：看世间百态，写风土人情。

校园广角：校园里的人物，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

小说榜：丰富的世界，鲜活的人物，皆由你创造。

呦呦鹿鸣：欢迎各类诗歌作品。

投稿方式：

1、直接将纸质稿件送至文学社活动室（学生服务楼 108 室）或投入门口的信箱。

2、将纸质稿件投入各年级教学楼一楼电梯附近文学社投稿箱。

3、将电子稿件发二月弘毅信箱：eryuehongyi@126.com

优秀作品将向校外刊物推荐发表。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一作品：周海波湿地水彩画
封四作品：尚桂安篆刻（守静以笃）
封面设计：张晓彤